

知乎上有哪些能让人笑掉头的沙雕小说？

我是一名销售，职业病让我在相亲现场，成功推销对面的帅哥买了三斤茶叶。

第二次见面，他买了我的阳澄湖大闸蟹。

第三次见面，他买了我的阳山水蜜桃。

.....

几次以后，他又约我去一个饭局，说要给我介绍潜在客户。

你们瞧瞧，这是什么神仙男人？

于是到了现场，我高高兴兴问落座的男女老少。

「大家，信用卡都办了吗？」

众人面面相觑，身后传来一个清润的声音。

「介绍一下，这我爸妈。」

我：「.....」

1、

第一次见到喻医生，我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他手腕上。

那是一块绿色表盘，银色表带的精美手表，且表盘会随着光线不同折射出不同的效果。

我为啥知道这玩意的真正价值？

因为我领导有个同款。

同款假货。

即便是假的，也花了他两千多块钱，是每天开会都要亮给我们看的。

再来看这块表，无论光泽，质感，还是精致程度，都比我领导的好上很多。

问题来了，什么样的人会把一个卫生间带在手上？

结论：

搞错了人。

于是我连忙抬起刚放下的屁股，朝桌边的男人连连抱歉。

「不好意思，坐错桌了。」

2、

一分钟后，躲到卫生间的我被我妈电话一顿好骂，磨磨蹭蹭出来了。

不远处 61 号桌，男人站起身，朝我扬扬手。

这场景，还能再尴尬点吗？

待我涨红了脸坐回位置，他给我看他手机：「郝小姐，对吧？」

又深思道：「你和照片上不太一样。」

我盯了那照片一眼。

那是我学生时期的丑照。

不愧是亲妈。

再看面前这男人，他黑色碎发，鼻梁高挺，宽肩让一件简单的白 T 变得很有味道，且笑起来有种通透的清甜感。

大极品无误。

接下来，就到了互相认识环节了。

他指指自己：「介绍一下，我叫喻凤池，是一名医生。」

「我叫郝好，银行信贷员……」

对方双手交叉，微笑着看我，似乎在等我的下文。

难得遇上这种大极品，我的确很想认真吹嘘一下自己，但被对方那黑黢黢的眼神盯着，莫名就心里一虚：「没了。」

「哦？」

我尴尬笑笑。

3、

幸而对方宽容而温和。

他开始介绍自己，北师大毕业，目前一边执业，一边读应用心理专硕（MAP），有自己的同名工作室，盈利也算稳定。

家中是独生子，共五套房，其中两套有学区，名下一辆路虎越野，一辆别克 SUV，此外还有一定数额的基金，加上大学时玩票混过币圈.....

他说的越多，我冷汗越多。

甚至紧张得喝干了面前的榛果拿铁。

他说完，一双眼温柔地凝视着我：「郝小姐，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配不上你。」

4、

之前我还纳闷，老天爷为啥要让我遇到这种大极品。

现在我明白了。

这是要让我遇到，却不让我得到。

未料是这样的回答，对方沉默地看着我。

确切地说，是看着我手腕里侧那道鲜艳的，细长的疤痕。

我扯下袖子，直到遮住半个手背，才斯斯文文地道歉：「不好意思，我们两家条件相差比较远，还是算了吧。」

对方眸中掠过一丝惊讶：「怎么会？」

「我倒是觉得和郝小姐很聊得来。」

总共聊了不到十句话，哪里算聊得来？

我感谢他的体贴，正准备起身告别，他却对我一扬手机：「要不，我们加个微信？」

唇角的深涡。

温柔的眸光。

隐约挑眉的微表情。

一股熟悉而通透的清甜感再次来袭。

于是，这次我没能拒绝。

5、

他微信就叫「喻凤池心理咨询」，头像是同名 logo。

看得出来，是个很有事业心的人。

而我给他的是自己的私人号，头像是对着镜子刷牙的蜡笔小新。

通过好友申请以后，对方凝着眉，手指在屏幕上划动，缓缓念出一段话。

「在大山深处有一群淳朴的老人，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他们传承着五千年茶圣文化，经营着万亩诱人的绿叶芬芳，可惜一场千年难遇的疫情冲击华夏大地.....」

我：.....这，这不是我早上在朋友圈发的广告吗？

喻凤池从煽情的文案里抬起头，疑惑地看我：「茶叶滞销，爱心助农？」

凭借过硬的职业素质，我脸不红，气不喘地解释：「主要是帮大山里的茶农爷爷打开销路。」

「哦。」他富含深意地睇了我一眼：「郝小姐真有爱心。」

我擦着冷汗赔笑脸。

幸而他没继续往下翻。

否则他就会发现，农民爷爷滞销的不仅是茶叶.....还有菠萝，大蒜，脐橙，镇尺，雪莲果和大闸蟹。

6、

「我要三斤茶叶。」

「什么？」

「多少钱？」

「.....998。」

「好的。」

手机一阵震动，我低头一看，对面直接转来一千。

够豪爽。

这操作秀的，直接给我整不会了。

我舌头打结：「不是，那个三斤茶叶是很多的，我们一般家庭也就买个三两啊，半斤啥的.....」

「没事，我工作室用的。」

「哦。」

见他提起自己的公文包，我连忙起身：「那今天，就这样了？」

「嗯，我还得回去工作。」

「那茶叶我给您邮寄过去？」

他顿了下，递来一张印刷精美的名片，一对深浓的眉目紧紧凝视着我，隐含压力。

「不，请务必送到我工作室。」

7、

这钱赚得太容易了。

导致回去的一路上，我都有点恍惚。

想破了脑袋也想不通，对方为何对我这种平平无奇的市井小人物感兴趣，甚至一见面就斥下巨资，只为讨我的欢心。

除非，这是以利为饵，以身相钓的……杀猪盘？

进门以后，我妈没关心相亲结果，反而抓过我的手腕看。

我不以为然。

「都和你说了，是拆包装的时候不小心划到的，早就好了。」

「拆包装能划到这地方？」

她小心观察我脸色，见我兴致不高，只能眼睁睁由着我躲进了房间。

我房间很小，狭窄的空间里堆满了画布，角落里临摹的毕沙罗停了三个月，因为用的是劣质颜料，边角都已经微微变色。

再看墙上天花板上，到处挂满了待风干的成品半成品。

这种行画我卖 300 一张，本地画室订了 10 张，我必须在月底之前全部画完。

正粗粗在画布上打底色，一个电话来了。

是我微信上的供货商。

简单来说就是我上家，他卖啥，我跟着卖啥。

「亲，狠货到了。」

「啥狠货？」

「中秋了吗，该卖大闸蟹啦！我跟你说，这批都是阳澄湖出产的红膏母蟹，个个掂着都有半斤重……」

供货商嘴里的半斤，其实就是不到三两。

我开了免提，对着电话那头冷嘲热讽：「吹吧你就，阳澄湖总共就那么眼屎大的水域，真能到你手里？」

对面噎了半晌。

「总之，总之就是那附近的嘛，你就这么卖，我包你好货！」

电话挂了。

我心中腹诽，但还是编辑了一段文案，配上对方发来的精修样片一起发在了朋友圈。

十个好友八个微商，这个年代的人都有点没脸没皮，可着身边的熟人薅羊毛割韭菜，乐此不疲。

我也一样。

8、

发完朋友圈，我把手机一扔，开始对着画布猛力输出，直画到深夜一两点才上床睡觉。

第二天一早，被手机闹醒。

我眯着眼睛划掉闹钟，顶端忽然蹦出一条消息。

「听着轻音乐，做着按摩，喝着啤酒长大的螃蟹怎么卖？」

我昨晚是这么编的？？？

还没来得及回复，对方已经发来一条语音，嗓子磁性而清润，带着清晨坠落的露水感。

「支援渔民伯伯，来二十个。」

这大闸蟹我原本打算卖 58 一只的，一狠心给他砍到 48，他买了 20 只，同样直接转账 1000 块。

豪横！

从来都是可着朋友圈狠狠薅羊毛的我，头一次心慌气短。

9、

到了单位，打卡上班。

为了节约时间，我向来是把化妆包随身带着，直接在公司梳头上妆。

毕竟是 VIP 接待的盥洗室，照明充足，晶莹剔透的亚克力洗手盆，一扇扇与天花板平齐的落地镜，使用感要比我那老房子的卫生间好太多了。

时间紧张，我开始快速化妆。

还别说，虽然我条件磕碜了点，但长得还算个人，属于平时走在路上也会有人要微信的那种。

难不成，喻医生真看上我了？

这时身后走过一个人影，却是和我一个信贷组的小张，对方一面掏出口红补妆，一面在镜子里鄙夷地斜我：「咦~~你笑得好淫荡。对了，昨晚老黄喊我们几个去吃饭，你怎么没去？」

我笑笑：「吃饭？一桌子男人，就我们一两个女孩，到底谁是菜？」

「啧，精还是你精！」

小张拍拍我肩膀，扭着腰走了，背影潇洒得很。

难以置信态度这么坦荡的妹子，会为了一点存款和客户喝到深夜，且交往的每任男友都被她当兔子宰，直到对方血本无归。

网传三不娶：教师，护士，银行女。

事实上在金融系统里，这是常态。

10、

借口拉肚子，我逃过了老黄的死亡早课，终于熬到了中午。

我们行别的没有，就是午休时间特别长，足足有一个半小时，因此我拎着茶叶，出门上了地铁。

喻医生的工作室不远，就在四五公里开外的一个写字楼，廊道两排绿植，十分写意清新，门口的前台小姑娘也很漂亮。

「你好，我找喻医生。」

「医生正在看诊，您稍等下。」

我连忙摆手：「不用等，我是来送茶叶的，麻烦您转交下就成。」

话音未落，最里面的门开了。

喻医生就站在门边，身材颀长，灰色衬衣搭配同色系西裤，看起来十分儒雅。

「来了？」

不知怎的，他一开口，我就舍不得走了。

咳，别想歪。

主要是舍不得这个神仙客户，正好维护一下。

他将我带到另一个办公室里，接过我手里的茶叶后，便十分自然地问我。

「吃了吗？」

「啊？」

「我这有工作餐，不嫌弃的话？」

一刻钟后。

我俩面对面坐着，默默吃着工作餐。

喻医生订的盒饭真不错，有虾有排，四菜一汤，比我们银行的伙食好多了。

吃得正香，却察觉对面一道视线，抬头正迎进一双黝黑的眸子里，对方不言不语地凝视着我，眉目深浓。

「你平时除了上班，还要卖货，也是挺辛苦的吧？」

「.....还好。」

「发圈的文案都是你自己写的？」

闻言，我有些紧张：「怎么了？」

「很有创意。」

这、这算夸奖吗？

我心底顿时泛起隐隐欢喜。

吃完饭，看看时间也晚了，我并没有逗留，简单地和对方告了别。

孰料回到单位，刚摘下口罩就被小张指着鼻子取笑。

「你吃啥了？」

什么？

我连忙取出小镜子，在看到唇边一道刺眼的酱油渍时，一颗心直沉谷底。

小张能看到的，别人也能看到。

不是没看到，而是不在意，所以不提醒。

他对我，并无男女之情。

自从那件事以后，我生命中拥有的美好早已所剩无几。

也因此我学会了一项技能。

随时随地放弃期待。

比如，不把对方当作相亲对象，单单当作客户，那不就轻松多了？

心态调整以后，面对喻医生再发来的微信，我甚至能躺在床上，和他愉快地聊上半个小时。

喻医生是个好人。

喻医生什么都买。

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持续了自己一贯的豪横风格，每天都会和我说早安，然后再问我有没有什么推荐，我发链接他就直接转账。

虽然每次都需要我亲自送货到他工作室，但相应地，他也会回请我一顿工作餐。

请问，这是什么神仙客户？

12、

这之后，我和喻医生保持着这种高频次的交往，单位里渐渐传开了风言风语。

信贷部老员工都是些人精，我每天中午都会出走整整一个半小时，这些人看不惯也是正常的。

因此这天中午，我被老黄叫到了办公室。

老黄其实不姓黄，而姓胡，发际线严重后退，因为长期饮酒，脸色也有些异常发红。

「小郝，最近有人反映你经常无故离岗，是怎么回事？」

「胡总，我在午休时间出去，是符合单位规定的。」

见他慢悠悠逛到我身边，我连忙把两只手背到身后。

刚来信贷部的时候我没经验，被他摸过两次小手，从那以后就学精了。

对方扑了个空，只得不轻不重地拍下我肩膀：「你是销冠，我也不好说你。」

「自己注意。」

出了办公室，我直奔卫生间换衣服。

事实上不光领导，身在金融系统里，你会发现客户也各有各的不正经。

有半夜喊你出去喝酒的，也有聊着业务忽然摸你小手的，也有撩骚不得直接大骂假正经的.....

三年过去了。

当初被吓到大哭的我，面对这种状况早已游刃有余。

再说回老黄。

他应该是知道我在卖货，那顿不轻不重的敲打，其实已是颇为严厉的警告了。

于是，这天的水蜜桃我直接让供应商去送了，算是卖他一个面子。

13、

我刚下班，一个语音电话就打了过来，忽略了头像的我，猝不及防点了接听。

「今天的桃子不是你送的？」

对面音色熟悉，颇有问责的味道：「为什么不来？」

「那个，我最近有点忙。」

「是吗？」

对面沉默了，只闻一道长长的呼吸声，在耳机端口沉沉浮浮。

「那以后下了班，我直接到你单位去拿。」

「这，这不好吧？」

「哪里不好？」

我无言以对。

双手早已汗湿，几乎捏不住手机。

许久，他似乎察觉自己口吻过于严厉，客套了两句便挂了电话。

而我也被对方首次展现的强势性格，刷新了认知。

14、

翌日。

我刚下班，沿着马路走了不到十米，就见前面一辆眼熟的赭色路虎缓缓停住，还打着双闪，顿时脊背一毛。

暗色车窗摇下，几根白皙秀颀的手指搭在窗沿，正有一下没一下地轻敲。

这是无声，却有力的召唤。

我硬着头皮走到后边，刚要上车，就听车里的人轻咳了咳，嗓音温和。

「坐前面来。」

避无可避，我还是坐进了副驾驶，将手头沉重的纸箱递过去：「那个，你昨天下单的脐橙……」

「放后座就行。」

「哦。」

接下来，不等我开口告别，他似有些漫不经心地点着前屏的导航：「你家住哪里？」

「那个，不用送我的，我都是坐地铁回家。」

我带着急意的拒绝引起了他的诧异，对方口吻有些受伤：「怎么，你不喜欢坐我的车？」

「啊？我不是这意思……」

越解释越混乱，我只得放弃挣扎：「东风小区。」

「好。」

对方的音调变得温和可亲，甚至有几分轻快。

油门一踩，路虎伴着轰鸣声疾驰而去。

不愿两人的羁绊更深，我在有意地疏远他，因此沉默了一路，到了地方后也不说谢谢，挥了挥手便疾步走入大门。

事实上，穿过档次还算可以的东风小区，再走完两条破败的街道，才是我如今居住的四十平老破小。

活着就是不停地战斗。

而原本无所谓姿态的我，只是希望自己挣扎的样子，在他眼里能好看一点罢了。

15、

这几日，喻医生陆陆续续敲过我，都被我有意无视了。

我对喻医生居心不良，他的一切好处，我受之有愧，也不打算再做微商了。

最辛苦的日子已经过去，现在我连行画也很少接了，而是更多地接一些更体现执业水准的插画，虽然暂时卖不上价钱，但找我出单的人已经越来越多。

也因此我在家也没有片刻休息，开了电脑就干活。

身后，门开了。

我妈端来一碗汤，小心翼翼地问我：「宝，和他相处得怎么样？」

「谁？」

「就是你云姨介绍的，她侄子也是医生那个。」

「不怎么样。」

「咋……」

「不说这个了。」

我忽然打断她的絮叨：「我们还欠小姨姥姥多少？」

「两万八。」

「这是最后一笔了？」

「是。」

「好，月底前我会把钱打给你。」

「唉，你——」

她端着滚烫的梨汤，在我身后心绪难安地来回转悠，而我铁石心肠地坐在原地画我的画，身影纹丝不动。

许久，她终于下定决心，刻板的叙述带着点结巴。

「你爸爸，你爸爸说打算和那女人离婚，要回来家里住，你说……」

「四十平住不下。」

「他说要接我们过去。」

「你去吧，我不去。」

「哎……」

等我投入地画完，我妈留下的那声叹息早已散去，身后只余一室冷清。

16、

与喻医生的联系，终究是越来越少了。

数日后的清晨，却忽然接到一个电话，看到那陌生的来电号码，我的心再次激烈地跳动起来。

虽则心底不停唾弃自己，手指却被一股不可抗力遥控着，快速地滑动了接听。

可惜，电话那头是个陌生声音。

「喂，请问是郑小姐吗？」

「你打错了。」不等对方解释，我直接挂了电话。

这之后，满心失落地在床头坐了许多。

穷人不配恋爱。

我到底在期待些什么啊？

临出门前，那讨厌的未知号码又打了过来，我强忍着内心涌动的憎恶，快速接起，一开口就是风度全失的咆哮。

「都说了我不是，不要再打来了！」

对面似乎被我吓到了，深深浅浅的呼吸声有些凌乱，我顿时哑然。

长久的僵持后，他先开口了。

「我刚好路过，要不要送送你？」

17、

我顶着大太阳，一路狂奔到东风小区。

不用看也知道，临时上的妆一定花得一塌糊涂。

喻风池的车果然停在大门口，我对着小镜子直接擦掉残妆，整理了裙摆走过去，而他看到我风尘仆仆的样子讶了一瞬，我只能带着歉意解释：「其实，我家不住东风。」

对方双手扶在方向盘上，下意识地轻轻扶动，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在那淡粉色的月牙上游移。

接下来，他会鄙夷我的隐瞒，接着开始唾弃我吗？

「郝小姐。」

「什么？」

「我对郝小姐很有好感，是尊重伴随着欣赏的那种好感。所以，你大可以信任我。」

我无言以对。

他见我沉默，很体贴地不再追问。

汽车缓缓提速，两边的道旁树在飞速后退，我讷讷道：「那个，你可以不用叫我郝小姐，叫我小好，或者好好都可以。」

「好，好好。」

话音未落，他自己先笑了。

我在一旁赔笑，眼眸却湿润了。

我不明白。

我真不明白。

我只是个市侩，无趣，为生计疲于奔波的女人，他为何一次又一次，对我表达出远远超过一般情谊的关注？

18、

我和喻医生恢复了之前的相处模式。

他照常天天下单，而我的工作变得更简单，只需要每天把货带到单位，他会在下了班后来取货，再顺路送我回家。

我们高频次的见面，自然也引起了不少人的注目。

这天我正化着妆，小张神秘秘地凑到我身边：「哎，那个每天来接你下班的帅哥谁啊？」

「我客户。」

「屁，我还不知道你？」对方笑骂：「你郝清高什么时候上过男客户的车？这回真是为了点存款，节操都不要啦？」

「瞎说。」

我故作深沉：「让我出卖灵魂可以，出卖肉体不行。」

闻言，她肘了我一下：「损样！」

对方走后，我叹了口气。

小张是个阔嘴，她知道的事儿，估计明天一早就能风靡全行上下。

也因此，晚上喻医生来接我的时候，敏锐地发现我兴致不高：「你怎么了？」

「没什么，忙累了。」

他随即掏出手机刷了起来，我疑惑看去，却见他在翻我朋友圈，口吻颇为得意：「你忙的时候发圈少，不忙的时候发圈多。」

「看看你是不是在骗我。」

我不以为意，正拧开一瓶水喝着，只见他对着手机，眉毛一凝。

「杜蕾斯也会滞销吗？」

「噗——」

让你手贱！让你看都不看就发圈！

我连忙拿出手机，把早上刚发的那条广告删了，喻凤池一手支在方向盘上，富含深意地笑睇着我。

「你帮助企业还挺多。」

我：.....

有的人活着，她已经死了。

19、

回到家，外面已是一片灿烂暮色。

我不在家的時候，我妈经常会把家里的库存书搬到阳台上晒，此刻她坐在窗下的小凳子上，一张张仔细地捋平书的边角，瘦小的身影在暮色中形成一道弯曲的金色剪影。

我立在门边，忍不住鼻子一酸。

「妈，这些可以直接扔掉了。」

她闻言反对：「那怎么能行，这可都是你小时候.....」

「早就没用了！」

我疾走几步过去，将装帧精美的画册一股脑丢进破旧的纸箱里，动作如行云流水，半点不心疼。

我妈见状连忙帮我收拾，一边小心地觑我的脸色：「阿宝，妈都听你的，你别急，也别气。」

瞧她紧张样儿，好像我是盏一触即溃的易碎品。

我笑了笑，提着箱子下了楼，走出巷口就是一个垃圾分类窗口，我正要
把整箱都扔进垃圾桶，被身后一个大叔眼疾手快地提住。

「这么多漫画都不要啦？」

「嗯，不要了。」

「那送我呗？我儿子正好放暑假了，那小子就喜欢看漫画。」

「行。」

见我同意了，对方高兴地在纸箱子里翻捡。

「哟！这还是全彩的呢！」

「成套成套的，好东西啊。」

「奇怪，作者的名字怎么都被涂掉了？」

见他翻得高兴，我直接转身离开了，刚走没几步就听对方嘟囔：「咦，
怎么还有好多废纸？！」

我步子顿一顿，但还是继续往前走，只听那大叔絮絮叨叨：「废纸不要
了，就这漫画书整挺好。」

闻言，我的双腿如不听指挥似的，转身疾行到那男人身边，一扬手抢过
他手中的「废纸」。

「这个还我。」

「哎？哎？」

我带着硕果仅存的纸张回到楼上，却发现其中一些因为保存不善，历经十余年时光已经干黄发脆，不知何时就会彻底报废了。

坐在窗前，我发了好一会呆。

光影斑驳，昏蒙蒙的玻璃窗铺开了一片融化的泥金，像一片融化在渺茫里的日落之海。

如同十年前，那个人离开时一样的风景。

我将那些稿纸重新收藏好，接着翻出许久不用的画笔，启封了一盒昂贵的油墨。

自那以后的无数个黑夜白天，我都在感谢这一项技能，是它让我在这个人间夹缝里庸庸碌碌地活着，而不至于被痛苦侵蚀到麻木。

今天的我不关心人类。

也不关心明天。

我只想赠他，这一篇灿烂的黄昏。

20、

年中评优在即，我们部门原先的老人走了俩，又来了一个大学生。

老黄在早课上得意洋洋。

「有些人啊，不要以为自己当过销冠，就可以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长江后浪推前浪，谁能跑过年轻人？」

我明白。

老黄话里话外针对我，无非是觉得我业绩大不如前，随便找个借口拿捏我罢了。

我想要继续硬气下去，却忽然想到最后一笔欠款。

销售的底薪都是很低的，我最少要熬到年中奖发放，才能还掉所有欠款，在这之前只能先苟着。

见我油盐不进，老黄直接把新人扔给我带，同时交付给我俩的，还有一个对公大户的维护任务。

这任务简而言之，就是把流失的大户再喝回来。

那一家是出了名的难搞，我实在是不想碰，转头问大学生小丁：「你会不会喝酒？」

「啊？」

「不能喝就别去。」

「可我刚来.....」

「没事，我去就行了。」

对方仔细观察着我的表情，小心翼翼：「郝姐，你是销冠，一定很能喝吧？」

屁咧。

我是靠什么成的销冠？

散户、地推、信用卡、小额定存款.....都是些别人看不上的碎单、苦单，我用无数个周末刷楼刷街刷出来的！

饭局约在晚上，我直接叫上小张，答应提成分她一半，这才撬动了这桩大神。

刚进包厢，才发现老黄也坐在里面。

小张面色很难看，刚入席就借口不舒服，直接尿遁跑了。

呵呵。

这种事也不是第一次了。

毕竟领导来了，苦劳是我们的，功劳可就未必了。

21、

十几个男人的大包裹，顿时只剩下我一个女生。

凉菜刚上，对面的一位副总就端上了酒杯，大脑门在白炽灯下闪闪发亮，不住地夸张抽气。

「大银行的美女就是不一样，瞧瞧，这模样，这气质！」

话题瞬间打开，老黄眯着眼笑：「那李总，还记得我们美女叫什么名儿吗？」

趁那副总被他问住，我连忙接梗：「我姓郝，您叫我小郝就行。」

趁我起身给对方倒酒，老黄口吻暧昧：「我们小郝一直念着您呢，瞧瞧，您老久不来银行看她，感情都生分了！」

这一套唱念做打，成功把银行系统变成了青楼现场。

我端着满杯，陪着笑脸：「李总不来，肯定是觉得咱服务不够到位，我干了，您随意！」

不等对方反应过来，我随即自罚一杯。

「好，够爽快！」

那李副总也是个人精，手里拿着酒杯，自己不喝却频频与我碰杯，另外几个跟班见状，也一个个过来敬酒。

当然了，他们是不会敬老黄的。

毕竟这种只带一个女员工的局，女员工才是菜。

这帮人本事不大，业务不行，劝酒倒是一套接一套，鱼翻一边喝一杯，吃口青菜喝一杯，什么不喝就是不给面，感情深一口闷，各种酒令，五花八门。

这样轮了两圈，饶是我每每借着擦嘴偷偷将酒吐在手帕上，也有些头晕眼花，只得告了声罪，借口上厕所跑出来催吐。

正吐得满眼泪花，形容狼狈，一个电话打了过来。

是老黄。

「怎么去了那么久？」

「等等等，呕——」

「快点！你想让老总们干喝白酒，还是想让我当孙子？！」

「我当你爹！」

等我模模糊糊骂完，手里的电话早就挂了。

当然，是我自己提前挂的。

精神胜利法。

我捂着嘴，脚步踉跄，不住打着酒隔往包间走，孰料没走几步，便被人从身后一下子拽住胳膊。

「郝好？」

「嗯？」

我抬头一看。

为什么是喻凤池？！

我人生中最不堪，最难看的一面，似乎都被他精准地捕捉到了！

「呃，你怎么、呃、在这？」

「我和朋友聚餐，你呢？」

见我不回答，他执意要送我回包厢，我连忙拉住他：「是公司业务。」

「公司有业务，为什么要你喝酒？」

「这和你、呃、没关系，你去吧、呃，别叫朋友等久了……」

他放开了手，我得以顺利逃走。

回到酒席里，酒席里其他人又要劝酒，我舌头都打不直：「不好意思，我实在不能喝了。」

气氛瞬间一僵，老黄扫了眼对面脸色，连忙端着杯起哄：「小郝，李总就和你感情好，你就再陪一杯？喝交杯？」

闻言，席间的气氛瞬间又活泛过来：「对对！喝交杯！」

「交杯酒！」

「交杯酒！」

白光刺眼，酒气熏面。

恍惚之间，人畜不分。

我手里捏着酒杯，几近摇摇欲坠，却听推拉门外几踏脚步声，忽然哗啦一声豁开了。

「我陪你们喝。」

22、

老黄豁地起身。

「这位是？」

李副总也在同时起身：「咦，你是，是……」

几人见他反应奇怪，不安地研判着他的脸色，对方也在苦苦地思索：「等等，这人我好像哪里见过的，怎么这么眼熟呢。」

「我姓喻，喻凤池。」

「哦哦！我见过你！」李副总刚才还铁青的脸色瞬间容光焕发，甚至亲自离席上前握手：「剪彩礼上见的面，喻医生，云院长的侄子，是吧？」

「是，我姑妈。」

「哎哟，瞧咱俩多有缘！」

我恍惚间想起，这位对公大户，似乎是药企。

见李副总热情洋溢，其他几人态度也活泛起来，上前握手的握手，套近乎的套近乎。

医药系统，忽然也变成了青楼现场。

瞧瞧，这社会多有意思。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老黄是个人精，一看状况不对连忙起身：「来来来，您坐我这！」

还顺嘴责怪我：「小郝，早知道喻医生要来，你也不说给加个座！」

喻凤池顺势在我身边落座，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桌上落了灰的椰汁水，给我细细斟满。

「姑娘家喝什么酒？」

「不能喝酒别硬灌。」

「喝点椰汁醒醒神。」

一句接一句，专往那帮老油条脸上抽，抽得几人形容尴尬，面无人色。

而我酒意上涌，早已半昏迷在他臂弯里。

不知今夕何夕。

23、

恍惚间，我后背炙热滚烫，脸侧，脖颈，手臂却传来丝丝凉意。

有人正用湿巾轻擦着我外露的皮肤。

姿势亲昵而危险。

混乱的视野里，渐渐出现了一对幽凉眸子。

那目光将我紧紧困住，好像一把未开刃却薄锐的利剑，刺入胸腔，让内心深处秘密无所遁形。

上方那副总是微笑的唇，此刻却薄情得可以：「为了赚钱，什么场合都可以去吗？」

「什么？」

「那么一桌子男人，只有你一个女孩，他们在想什么，你难道一点都不知道？」

我下意识挤出笑容：「知道啊，不过里面都有监控，他们也就劝劝酒而已，不会真的对我怎么样。」

「你！」

见他隐有怒色，我连忙道歉：「对不起啊，让你感觉不舒服了。」

「你对我说得最多的，除了『好的』『对不起』『谢谢』还有别的吗？！」

我第一次见斯文人发怒，还觉得挺新鲜。

事实上这种酒局每周都有，预防老黄在工作中给我小鞋穿，我每个月只会去上一两次，算是交代。

在金融系统浸淫日久，我那几两骨头早就清仓贱卖了，饶是如此，还被同事叫成郝清高呢。

「可是，这就是生活啊。」我尽力解释：「比起别人，我已经算是比较幸运的吧？」

领导对我做微商睁只眼闭只眼，只需要我偶尔喝次酒，饭局都选在有监控的地方，也不至于对我动手动脚.....

大家都是这样捏着鼻子挣钱，又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是吗？」

他忽然用力捏住我手腕，迫使我将里侧脆弱的伤口展露出来。

「那这里的伤痕，为什么不止一道？」

24、

我拒绝回答。

这之后，他一路沉默开车。

野巷子开不进去，他只能把我送到巷子口，下车的时候忽然拉住我胳膊。

「太晚了，我送你上楼。」

这段巷子又细又窄，属于三不管地带，漆黑不见底，但我不想惊动我妈，还是硬着头皮坚持了。

「没事的，我不怕。」

此刻，对方仔细端详着我，用一种我从没见过的神色。

不好形容。

那双黯淡的眼低垂着，瞳孔涣散，更像忧郁的海，被密密的睫根盖着，带着万分认真的执拗，甚有几分纯情的少年味。

他拽着我，我走不了。

拉拉扯扯中挎包摔在地上，摔出一片嘹亮的警笛音，我连忙捡起报警器关掉，一面抱歉：「不好意思啊，我妈不放心我，特地装我包里的。」

「嗯。」

他蹲下身帮我捡东西，我见状，连忙抢过对方脚边的伸缩甩棍：「这是朋友送的。」

「嗯。」

一时无话。

地上的东西总算捡得七七八八，我松了口气，却见他捏着一个漆黑的小瓶子对着我，口吻疑惑。

「这是什么，香水吗？」

「别按！」

对方手一抖，一股刺鼻辛辣的气味瞬间弥漫，我俩同时在浓郁的催泪喷雾里无语泪千行。

良久，他叹了口气。

「我就送你到楼下，可以吗？」

25、

借着手机的一点照明，我们在漆黑的巷道里一前一后，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

以往漫长的道路，今日却如此短暂。

到了地方，他没有直接跟上来，身影隐在黑暗里：「去吧，我等你上楼再走。」

我刚走两步，他又叫住我：「郝好。」

「什么？」

「过两天，我帮你找客户。」

我没告诉他这份工作月底就结束，而是佯装惶恐：「也需要喝酒吗？」

他被我一句话噎住，好半天才硬邦邦甩出一句。

「不需要！」

瞧瞧，这是什么神仙客户？

听他气得声音都变了，我摆摆手：「在这里等等我好吗？」

「有东西给你。」

说完，不待他反应，便踩着高跟鞋往楼道里跑。

送给他的画也吹得差不多了，只是一米多宽的画板一人扛着有些吃力，费了点时间才运到楼下。

我甚至担心他等不及。

幸而前方的黑暗里，一点星火被夹在主人指尖闪烁。

巷子里冷风扑面，我却满身大汗，披散着一头濡湿的发丝，扛着画形容狼狈：「给你放后备厢？」

「这是什么？」

他摁灭烟头，辅助我把画板立起来，在看见作品全貌的一刹那，眼神闪过惊艳。

「多少钱？」

「不要钱，自己画的。」

闻言，他深深睇了我一眼：「这画有名字吗？」

「还没有。」我拍拍画框：「不过，你可以自己给它起一个，像日落海啊，黄昏海啊什么的。」

「那为什么画一幅海送我？」

今天的喻医生问题有点多，简直让我招架不住，我辛苦地躲避着他垂询的视线，嘴里含糊道：「那个，因为一直想看海……」

「但没有亲眼见过，是不是？」

我有些羞窘。

说出来干什么，我不要面子的吗？

再看喻医生，他看向别处，好像在极力地忍耐着什么。

但终究是什么都没说。

回到家，我简单洗漱了躺在床上，几乎是立即昏睡过去。

梦里梦外都是那双湿润清甜、欲言又止的眼，那个人的怜惜太甜，像蜜饯，含在嘴里都会令牙齿剧烈酸疼。

可我已经梦了那么久，醒来时也不该多做徘徊。

虽然，他低头望着那处伤痕的眼神。

那么痛，又那么美。

26、

第二天一早。

我醒来才发现，喻凤池在深夜给我发了两条微信。

第一条「所以你一边上班，一边卖货，然后还要画画？」

第二条不知发了什么，又立即撤回了。

我心下暗笑。

这算什么？最巅峰的时候，我能不间歇连画 18 个小时，持续三年，差点因此影响了生长发育。

诚然，我人生的巅峰，也仅有那三年。

没过几天，我再刷朋友圈，就发现鲜少发圈的喻医生上传了一条九宫格。

他对这份礼物的爱惜，超过了我的想象，图片里，那张画被精心地装裱起来，且挂在了他办公室对面的墙上。

我认识且熟悉那周边墙布的花纹。

再看图片配文，粗粗一晃眼却让我骇然心跳，如被难辨祸福的命运攫住咽喉审判，五内如焚，坐卧难安。

虽然，不过短短七个字而已。

——我爱上了一片海。

27、

等不及我搞清楚那句话的含义，他随即联系我，说为我联络好了几个潜在客户，问我什么时候有空。

正值年中评比，临走前我的确想多捞一笔。

因此和他约好了时间。

那一日他特地来接我，车子七拐八绕，到达一处深邃的宅院，门庭开阔，绿荫成行，似乎是某处隐于市野的私房菜馆。

一进房间，我便挂上职业化的甜美笑容，高高兴兴问落座的男女老少：「大家，信用卡都办了吗？」

众人面面相觑，似乎有些惊诧。

这时，身后传来一个清润的声音。

「介绍一下，这我爸妈。」

我：.....

等他一一介绍了席上的姑妈二舅姥爷二舅妈，我寻隙把他揪到门外：「你怎么带我来你家啊？」

「你说呢？」

「我想不通。」

「想不通就慢慢想。」

说着，他抖开我抓住他袖子的手，施施然回了酒席，我只能硬着头皮跟上去。

再看桌上不讲究摆盘颜色，却富足足的菜肴。这很显然是家宴啊！

我承受着四周镁光灯般的照射，正汗出如浆的时候，身旁一位年长些的女士给我倒了一杯椰汁，口吻十分亲近温和。

「好好长大了，长成漂亮的大姑娘了。」

对方身着缎面衬衫，皮肤白皙，剪着很有气质的锁骨发，看着约三四十上下的 OL，一双眼温润却深邃，让人不由自主就顺着她的话锋放松下来。

「我和你妈妈是同学，小时候还抱过你呢。」

想必，她就是我妈经常挂在嘴边的云姨，我连忙站起身敬她：「云姨好。」

她按住我肩膀，态度亲和：「我也是看着你长大的，不用客气，就当成自家人一样处就行。」

喻父喻母也跟着点头附和。

不难看出，云院长才是这个家庭的主要话事人，席间，她仿佛不经意地问我：「听说，你现在在做销售？」

「是啊，银行信贷员。」

「挺好，也算子承父业。」

听她提到我爸，我笑容一僵，喻凤池则在旁边冷不丁加了一句：「不光信贷员，好好特别有爱心，平时还会帮农民卖滞销的水蜜桃呢！」

闻言，我眼前一黑。

杯觥交错，酒酣人散。

临走，我捏着手里的名片，还有些头昏脑涨。

喻凤池那句话一出，他姑妈立马叫好，接着递给我一张名片，让我直接送水蜜桃到她所在的市直医院，就当节日的员工福利。

足足两百箱。

这姑侄二人的行事风格，还真是如出一辙。

事实上，喻家在本地的医疗系统很有名，他姑妈云鹭更是个人物，本市心理医院名誉院长，同样是国内知名心理学专家。

难以置信，我居然卖给这样的人几百箱水蜜桃！

29、

到了年中，我的工作忙了起来，不得不把喻医生的事放在一边。

明明无论定存款数，理财数，有效客户数，抵押贷款数，激活信用卡数，我的综合指标都是第一名，年中综合评优居然只拿了个优秀。

拿到最高额奖金的，却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小丁。

想到那足足一万块的薪火奖励金，我满嘴巴都是苦味，直接冲到老黄办公室，梗着脖子质问他。

「胡总，明明我总指标第一，凭什么奖金不给我，要给她？」

老黄坐在高背椅里，眼皮都不掀。

「小郝啊，年中评不全是业绩，也有领导打分，你等等年终吧，今年该发你的都会发你哈。」

「不是？我凭什么要等年终？」

他呵呵一笑：「你说说你啊，小郝，你要知足，既然都傍上云院长那颗大树了，做什么还要和人抢饭吃？你也年纪不小了，早点嫁人才是正经，上次那个喻医生……」

「请你不要乱说，他只是我朋友。」

我咬着牙，心里正为对方攀咬喻医生而怒火正盛，一个香风扑鼻的年轻姑娘推门走了进来：「胡总，我粉饼落你车上了。」

老黄面色一阵尴尬，挥着手赶人：「出去！没见我和小郝正谈着吗？」

小丁吐了吐舌头，随即退了出去。

我随即摔门离开。

不用问了，一切谜团都得到了解答，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小丁忽然成了老黄的个助，办公、业务、出勤都在一处。甚至，还会一起出差。

得知那一万块揣小丁兜里了，小张酸得不行，特地跑我面前吐槽：「就凭她？除了年轻了点儿，长相气质谈吐，哪点比得上咱郝清高？」

我顿时下头：「得，你喷你的，别扯上我。」

「你啊你，干脆改名叫郝笑得了。」她摇摇头：「那可是一万块钱！这要是换成我……」

「怎么，你也想躺一躺老黄的大肚皮？」

她闻言一哆嗦：「不至于，我宁可找个有点小钱的嫁了。」

小张走了以后，小丁拿来一筐油桃，洗得干干净净的，在格子间挨个分下去。

轮到我的时候，我没接，而是冷冷甩出一句。

「为了一万块钱，至于吗？」

虽然宣泄了怒火，眼看她尴尬地立在原地，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我并没有觉得痛快。

30、

年中激励大会后，几名行长亲自下楼，一个个格子间轮流发红包，总助徐经理也跟在身后。

当年，就是借着徐经理这个舅子的关系，老黄得以一路高升，明明没什么业绩却坐到了信贷部经理的位置，一坐就是五年。

只要徐经理这棵大树不倒，估计还能继续坐下去。

我没有直接告黑状，而是委婉地表达诉求：我们信贷部几个监控头都坏了，毕竟档案室也在这个区域，总归是个隐患。

他闻言立即让行政处理，还夸我做事细心。

胸中恶兽在咆哮，我正要暗示他老黄和小丁的微妙关系，手机屏幕忽然亮了。

是喻医生发消息来了，还一连发了好几条。

「晚上来我家吃饭？」

「姑妈说她想你了。」

「还有潜在客户哦。」

那头咆哮的恶兽顿时偃旗息鼓，我盯着那三条简练却体贴，甚至姿态讨好的讯息，一瞬间戾气尽消，惶恐不已。

要是喻医生知道我是这样睚眦必报的小人，他还会这么怜爱我吗？

31、

到了地方才知道，喻医生也会骗人。

云院长今天并没有来，所谓姑妈想我，似乎完全是某人即兴杜撰出来的。

潜在客户倒真的有。

此刻，两名 185+英俊男子排排站在我面前，身高、气质就像复制粘贴一样高度相似，晃得我头晕眼花。

「介绍一下，我发小楼赫，还有他爱人卞蓝。」

「你们好。」

「你好呀。」

接话的是卞蓝，对方栗子色长发，生得小巧玲珑，秀丽妩媚，笑起来甜到了人心坎里。

她见我有些拘束，主动拉着我的手亲近：「小妹妹，你怎么这么高，这么瘦呀？」

「有吗？哈哈.....」

听闻我做微商，她立马加了我微信，说正好公司需要采购，又对我好一顿猛夸。

「你这口红也好看，什么色号？」

「啊？色号？兰家 274。」

「真好看！多少钱？」

「好像三百左右吧.....」

「来三支。」

好家伙，直接转账 1000。

喻医生的朋友们，行事风格也和他如出一辙。

不同于那天严肃的家宴，今晚是火锅外带烤鱼，刚入席就跑来一个圆墩墩的小男孩，绕着桌子嚷嚷要吃的。

卞蓝一边站在锅边捞肉，一边吼着儿子。

「卞蛋，你给我老实点！」

卞蛋？这是什么奇怪名字？！

我正在喝水，闻言差点喷笑，小家伙还在跳上跳下，被他妈眼神一瞪，立即老老实实爬到爸爸膝盖上坐着，手里还捏着一本书。

幸而那本书下进火锅之前，被赶来的喻医生及时抢救下来。

瞥到那封面，我顿时眼皮一抖。

卞蓝也看到了，还大声念出封皮上的名字：「《阿宝屠龙记》？」

「咦，医生也会看漫画吗？」

她老公反驳：「怎么不能？你这完全是偏见，我们打小都是换着看的。」

喻医生将那本漫画书很珍惜地放到一边，却被她一把捞走，惊叹连连地翻阅：「哗，这本居然是全彩！」

「2000 年之前的漫画本子，已经过去十几年了，用现在的审美来看居然也不过时。」

「瞧瞧这牛逼的透视画风，巨物，深海，星空，运用的元素也很超前！」

听她如此盛赞，我忍不住小声道：「哪有那么威风，一般般啦……」

谁知，三个人异口同声地反对我：「你懂不懂啊？」

好，我不懂，不懂。

正闷头吃肉，只听席上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

楼赫也拿着书翻看：「这套漫画当年一版再版，版版售空，估计作者赚了不少钱，就这个郑志和.....」

喻医生闻言笑了：「你肯定不是书粉。」

卞蓝也很好奇：「扉页有写着呢啊，作者的名字，郑志和，难不成还有什么内幕？」

漫长的一瞬间过去，清润的声音响起，柔和而笃定。

「真正的作者当年只有十五岁，因为未成年合同不生效，因此一切署名、改编和版权相关事宜都是委托旁人受理，也就是这位郑志和。」

「呋，说得好像真的一样，有什么证据？」

喻医生笑笑，没有接话头。

转头见我闷头吃菜，头都埋到了汤碗里，还柔声劝我：「瞧你，怎么脸红成这样了？」

「不能吃辣就别吃，来，喝点椰汁。」

他给我倒了杯饮料，一双眼含笑看着我。

「这漫画陪伴了我整个少年时代，如果有机会能见到作者本人的话，真希望能要到她的签名。」

「好好，你觉得呢？」

32、

我觉得，我的意见不重要。

吃完饭，卞蓝夫妇抱着匆匆告辞，廓大的客厅里顿时只剩下我和喻凤池两个人。

我摸摸鼻子，道出心中的疑问：「那个，说好是你姑妈想我，为啥带我见你朋友啊？」

「这不很正常？」他比我还惊讶：「我们不是在谈恋爱吗？」

「我们是吗？！」

「我们不是吗？！」

我正要转身离开，却被他伸来的手牵住了。

「别走。」

此刻，这场景可以说十足梦幻，他在前面牵着我走，还时不时地回头看我，而我在后面昏头涨脑地走着，满心满眼的糊涂。

穿过客厅，来到宽敞的中庭，前方一道旋转延伸的楼梯，正中摆着一架通体漆亮的钢琴。

我从不知道喻医生会弹琴。

他示意我稍等片刻，便在那架昂贵的钢琴面前坐了下来，一双手略略抚摸着黑白琴键，如同抚摸着情人的肌肤。

一连串带着忧郁的音符如流水般淌出。

德彪西，月光曲。

从轻柔到浓烈，迟缓到疯狂，他摇摆的身体像海上飓风中的白鸟，轻灵、脆弱，让我一颗心跟着他的指尖起起伏伏，如猛然攥紧，又被羽毛轻抚。

此刻的喻医生脱下了往日那斯文儒雅的外壳，他是凌厉的，也是温和的，是柔韧的，也是强势的，是审慎的，也是放纵的.....

一曲终了。

我并不太懂音乐，也觉得弹得很好，忍不住双手鼓掌，惊叹连连。

「你这水准，早就超越业余了吧？」

「已经很久不弹了。」他握一握拳，有些失笑：「曾经想以此为职业，但没能实现。」

「为什么？」

「努力的人很多，但有天赋的人却极少。」

我不知如何回答，他却忽然从座位上起身，一双眼定定地盯着我，昂藏的身高带来十足的压迫感。

「所以看到那个人大肆挥霍自己的天赋，甚至在成年后泯然众人的时候，你能懂我的心情吗？」

他声音很好听，有种特殊的磁性轻柔，尤其是不发脾气，耐着性子和人讲话的时候，就总有种孜孜不倦的意味。

我只是不懂，他为何用那种隐含怒火与遗憾的眼神看我。

「十年前我有幸见过她一面，那是种太与众不同的魅力，让她单单站在人群中，都会像月亮一样迸发出耀眼的光彩。」

「那是一种属于天才的自信。」

「那个人偷偷告诉我，因为未满十八岁，只能让父亲郑志和代理版权，但在每个图片的角落，都悄悄隐入了她的名字缩写。」

「Z、H。」

33、

心里惊涛骇浪，脸上波澜不惊。

说的就是我了。

此刻，被他死死握着肩头的我避无可避，只能厚着脸皮反唇相讥：「艺术一定高雅，烟火一定粗俗吗？」

「你在狡辩，好好。」

「那你呢，你为什么没有成为高雅的钢琴家，而是顺应家族意志成为一名医生？」

「因为我天资平平。」

他的昂然令我语塞。

「所以，拥有天赋的你为什么放弃？为什么没有继续画下去，而是莫名其妙进了银行，和那些狗屁倒灶的垃圾喝交杯酒？」

他松开了我，颓然垂眸，两指将一根细长的烟管送到唇边。

就在点燃的瞬间，这一幕变成了香艳至极的勾引，这张原本清隽斯文的脸忽然变了，一个眼神，一个抬眸，都显得那么暧昧、欲望十足。

「不要装傻，郝好。」

「同情不等于爱情，喻医生。」

「你觉得我是同情？」

他咬着烟管，忽然一伸长臂，将我拖入怀里，死死跌坐在他大腿上，强迫我抬头正视他痛苦的神情：「你一直在抗拒我，没错。」

「但你没成功，甚至反过来耗尽心血，送了这么一幅画给我，为什么？」

「从来没有看过海的女孩，为什么要送我一幅海？」

面对他的步步紧逼，我选择紧闭双眼，不听不看。

「你告诉我，告诉我理由好让我死心。」

如同温柔的符号一般的喻医生，正在如一笔画在纸上的深墨，随着大肆晕染的轮廓渐渐具象。

张扬的，肆意的，强势的.....

甚至是尖锐的。

汗毛在紧张下微微倒立，冰冷的手指拢住我的面颊，目光研判，睫根低垂。

「今天，你必须给我答案。」

「郑好。」

34、

十年前，诺查丹玛斯那充满隐喻和用词模棱两可的末日预言满天飞舞，魔幻现实主义绘画与文学盛行的当下，一套名为《阿宝屠龙记》的全彩漫画横空出世。

此本漫画书的主角阿宝，是一个具有「拟物」能力的少年（少女），或者说外貌拟人的小妖怪，「祂」遇水成鱼，飞空成鸟，拥有一切孩子们所能想象的极限自由，这本书正是讲述这个小妖怪一路上历经艰险，逐渐成长，最后和强大恶龙斗智斗勇的故事。

首印一千套，发售当日售罄。

再版一万五千套，同样销售一空。

因为版版大爆，作者也的确挣了一笔钱。

以现在的眼光看来稚嫩的笔触，狗血的故事，在国内漫画读物稀缺的十年前，却是极其稀罕少见的作品，甚至因为饱含超现实主义与魔幻现实主义元素而大受好评。

据说此套漫画共计五册，然而市面上流行的却只有四册。

虽然版权持有人郑志和每年都会放出风声，暗示完结本正在创作中，但一年拖一年，年年没动静，直到智能手机渐渐普及，这套漫画如惊鸿一瞥，很快湮灭在浩如烟海的电子读物中了。

当然了，郑志和是永远拿不到完结本的。

因为手稿在我这里，而且压根就没画完。

「我猜，你就是主角阿宝。」

此刻，我如同只死鹌鹑，一动不动地闭目躺在喻医生肩膀上，已然放弃了挣扎。

他似乎觉得我这样有趣，便恶劣地捏住我鼻子不让我呼吸，口吻依然是那么清甜温柔：「不说话我就不松手。」

「是，也不是。」

「阿宝是我的小名没错，但没有强调是女性。」我瓮声瓮气地解释：「我认为孩子是无性别的。」

「怪不得我看漫画的时候，总会觉得性别模糊，不过，这种画风才能得到所有人的喜欢。」

对方松开手，换作两条手臂牢牢地圈着我，屁股下就是两条肌肉梆硬的大长腿，让我浑身不自在，他还在我耳边暧昧吐息。

「小心，别乱动哦。」

原来，斯文的另一个名字叫败类。

我努力平稳语气：「那个，有话好好说.....」

「不好好说会怎样？」

他紧了紧胳膊，口吻平淡中隐含威胁：「知道我在你朋友圈下了多少单吗？到现在为止已经花了四五万了。你不会以为，我花这么多钱，只是想和你做什么狗屁倒灶的朋友吧？」

吃人嘴软，拿人手短。

我闻言不再挣扎，反而往上面主动挪了挪。

他呼吸乱了一瞬，很快又恢复了平稳：「当然了，你可以打我一耳光，直接骂我无耻，下流，不要脸，我自然会放你走，只是你得想好，从此以后，我俩就再也没有了关系。」

「再说，我对你怎么样，我姑妈我家人对你怎么样，你难道就一点不感动？」

不敢动，不敢动。

对方见我顺从了，嗓音重回温柔甜蜜。

「所以你的小名，就是阿宝？」

「嗯，我爸给我起的。」

「为什么没画完？」

「你还记得阿宝第四辑的结尾吗？」

他闻言将我放下来，几步走到楼梯隔间拿出几本精美的画册，神色不无骄傲：「我这里经济版，珍藏版，典藏版，千禧版应有尽有。」

好的，你很棒棒。

我接过画册，直接翻到封尾：「这里的结尾，阿宝被恶龙的宝藏迷惑，成了堕落的人类王，他沉浸于美食玩乐与享受，忘记了自己航行的初衷。」

「当贫穷的阿宝丢弃了灵魂，他就收获了金钱、地位与荣耀。」

「那之后呢？」

「之后的我无法说服自己进行第五辑的创作，」我垂下头，眉目沉重：「实际上，正义不能战胜邪恶，天真的孩子也无法打败诡计百出的成人。」

「当年，他拿走了我的一切劳动成果，又假借银行信贷员的身份非法吸储，基本所有亲戚都经过他手，大大小小卷走了足有大几百万，上门讨债的人每天都不重样。」

「也因此，我失去了进入央美的机会。」

我正娓娓讲述着，面前高大的男人忽然朝我展开双臂，眸底清润，好像山涧般令我心田清凉。

「你眼睛里写着一句话。」

「什么？」

「希望我抱抱你。」

「我们真的要一天解锁所有姿势吗？」

「什么？」

「没什么。」

我们正沉默相对，他忽然伸手一捞，就将我整个人捞在了怀里，而我瞬间失力了，在爱人怀里像是倒头掉进了伊甸园，被神迹牢牢抓捕。

眼前眼花缭乱，鼻下芬芳馥郁。

人类宣泄感情的方式乏善可陈，感动时流泪，悲伤时流泪，悔恨时流泪，被爱这么可贵，竟然也要流泪。

耳旁，他的声音清淡而真挚。

「知道那天我撤回的消息是什么吗？」

36、

他低下头，手指在我手腕上一道道或深或浅的白印上轻扪：「自由的阿宝，天才的阿宝，却在这个操蛋的世界里跌跌撞撞。」

「跌出了许多伤.....」

难以置信，春风般怡人的喻医生也会爆粗口。

我忽然觉得面上潮湿，眉眼更是被湿漉漉的水渍完全浸透了，透过一层磨砂玻璃般的泪膜，对方打破了儒雅外壳，却愈加深刻的表情在我面前放大。

「能哭就好，哭是开始痊愈的象征。」

还没等我仔细忖度那话中的含义，他低头将一个吻印在我唇上，快得如一个患得患失的幻觉。

不远处忽然响起几道脚步声，他松开了对我的桎梏。

「姑妈。」

「嗯。」

我连忙退开几步，云院长就站在外面的中庭里，看上去只是路过，面色温和：「打扰你们了，我就走。」

「没，是我该回家了。」我连忙挎上包，并不停朝喻凤池使眼色。

「天色还早，你这么快就回家了？」

「嗯，我妈会担心。」

他深深地凝睇我一眼，饱含不舍：「那陪我去加个油，之后我送你回家，好不好？」

「好。」

已经见识过对方的强势与掌控力，他又陡然后退一步，变成了那个春风拂面，温柔亲和的喻医生，我还有些角色切换的不适应，他已经收敛了情绪，平稳地开到了附近的加油站。

到了地方，他让我留在车上，刚下去又回头，忽然从外面敲着玻璃。

「把驾驶本递我一下。」

「啊？在哪？」

「在你座位前方。」

我摸索到那处暗格，塑料隔板弹出，驾驶证果然就放在第一位，下面是几叠厚厚的文件资料。

我连忙把证件递给他。

上层资料有些打乱，我趁手给他整理了一下，却恍惚在抬头处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忍不住拿起来一看。

那是一份病例。

37、

打开病例中的插页，第一张就是一份手写面诊提要，不同于以往对医生诊断认知的天书，那一行行字迹清隽秀丽，简直如打印体一般端正。

「委托人：郝素芬」

我脑中一炸，连忙翻开第二第三张诊书，无一例外都是同样的手写字体。

「患者郝好，女，27 周岁。」

「该患者存在明显『内苦外乐』症状，伴随焦虑与情绪激越」

「有较强忧郁性认知，持久自发性情绪低落」

「严重的自杀企图」

「疑似中重度抑郁症，亟须周密心理生理检查以及临床有效干预治疗」

咸丝丝的冷汗从额发滴进眼睛，火辣辣的疼痛立刻从眼睫烧到眼尾，令我不得不短暂合上眼皮。

隔着透明的车窗，那颀长的身影正站在不远处，一手扶额，另一手持着手机，似乎正通着电话。

其实他眉浓目黑，本就是非常犀利的神采，偏偏匹配了柔和的神情，这才从整体上给人一种温文尔雅，斯文无害的既视感。

又或者，这只是我一人的观感。

到底是有多缺心眼，才会认为一个有掌控欲，性格强势，善于包装自己的成年人温柔无害？

我推门下了车，不远处，那男人还在路边打着电话。

「她不知道。」

「嗯。」

「嗯。」

「我会处理好的。」

挂了电话，回身看到我，他神色略有些不自然，朝我扬了扬手上的驾驶本：「这里居然有交警查证。」

见我不回答，他走近几步，躬身轻轻抚摸我后脑上的长发：「怎么兴致不高？」

「我姑妈那有几个免费体检的名额，我帮你要了一个，怎么样，要不要薅一薅市直医院的羊毛？」

闻言，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我没有病。」

「你怎么了？」

我将那病例丢回他手上，努力平衡自己的面部表情。

「真的，我真的没有病，我家的美工刀锈了，是用力拔出来才不小心划到的手腕。」

「好好.....」

对方眼中流露出的怜悯，让我心下刺痛不已：「对不起，我的确是有一点喜欢你，才会赖着你给的好处不放。」

不顾他的阻拦，我反身走到路边，决然地拦下了一辆出租。

对不起，我要冷静。

38、

回到家，巷子口停着一辆漆亮的大 G。

出租车开不进去，只得将我放下，同样怨声载道的还有路过的邻居们。

我上了楼，却见门虚掩着，从门缝里可以听到依稀说话声。

一个人侧对我站在门里，梳着油头，满面红光，说话时直着嗓门，一身价值不菲的亚麻对襟衫与浅色西裤，透着一股成功人士的昂扬气。

「宝，回来啦？」

我妈见我推门而入，欢欢喜喜地上来迎我，顺手把一碗滚烫的梨汤塞我手里。

我淡淡推拒：「减肥，不喝。」

「那，那给你爸喝？」

那人闻言，连忙端过梨汤，凑在唇边吹着，一面拿眼睛小心地觑我。

那是一种谨慎，伴随着审度的眼神。

我妈陪着笑往他身边贴：「你爸这次回来就不走了，他也干不动了，打算今年就退休，以后就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了。」

我沉默地扫视面前这一对笑容满面的夫妇，慢慢开口。

「我说了，这里住不下。」

那个人忙不迭表态：「没事，爸爸在附近看了个平层，还是双学区，住四代人都没问题。」

「是吗？」

见我神色冷淡，对方笑容僵在嘴角，求救地看向我妈，我妈连忙打圆场：「是啊好好，你爸还说要挑个大房，给你做一个衣帽间呢！」

「你说你这么大的姑娘了，四季的衣服加起来一个橱都塞不满。」

她说说着，忽然嗓音凝噎，一双眼很快泪眼蒙眬，虽然我知道这眼泪并不是留给我爸看的，仍然忍不住心下酸楚，转头对着呆立的男人低斥。

「你走。」

「阿宝……」

「你在这里，我会不舒服。」

良久。

掩着的门无声打开，又被小心关上了。

我妈就坐在我面前流眼泪，我平静道：「所以，喻医生不是什么相亲对象，而是你给我找的心理医生，是不是？」

在我开门见山的问责下，她有些呆愣：「啊。」

「你们达成了什么条件，他才会这么不计成本地追踪我的情况？」

闻言，我妈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我的脸色。

「你都知道了？」

「快说！」

被我严厉的口吻吓到，她目光有些躲闪，一道道泪痕早就干在脸上：

「那个，好像，好像他在研究什么社会心理，什么议题，所以给你提供的治疗都是免费的，我也听不太懂……」

我及时打断了她的絮叨：「好了我知道了。」

「现在，来聊聊郑志和。」

「怎么啦，你还是不愿意让你爸……」

「不需要，我可以一个人养你的。」

「不行的，不行的，你都二十七了！」她立马从桌边站起来，急得连连搓手：「我身体不好不能拖累你，你知道伐？」

「你是要结婚的，要有小孩的，你拖着我不行的！」

「妈，妈！」

我将这个急得团团转的女人牢牢箍在怀里，口吻尖利得几乎破音：「那这十几年，我们受的委屈，受的活罪呢？」

「就这么不清不白的算了吗？」

「可他也说了，当年是炒股炒亏了。」

「万一他没亏呢？」我轻轻道：「万一他不光没亏，还狠狠赚了一笔呢？」

毕竟那几年，可不是什么熊市啊。

见我妈望着我不说话，满面酸楚，我不言不语地揽住了她的肩膀，我们头靠着头，脸贴着脸，直到眼泪在脸上渐渐风干冰冷，她轻轻推开我，好像下了很大决心似的，到房间里翻出一张薄纸。

「你看看这个。」

39、

这一天太漫长了。

我站到昏暗的盥洗室里，对着昏蒙蒙的镜子洗了把脸，镜中那对曾经明亮里带着傲慢的眼神，此刻却那么黯淡无神。

罗素曾经说，一个人的脸就是一个人价值的外观。它不仅藏着生活，还藏着我们正在追求着的人生。

而我的人生，却莫名地终结在十五岁。

即便我什么也没做，在那个炎热的夏天，我爸仍然将一切席卷而空，只给家里留下了他疯狂吸储后的巨额债务。

只因那女人怀孕了，四个月。

原本他信誓旦旦要和对方分手，但查出来是个男孩之后，人很快消失了。

这之后持续三年，我家门口总是会有形形色色的人出现，门扇上泼满了油漆，锁孔里总是堵满了东西。

我妈带着我一家家对单据，打欠条，承诺会在三年内返还本金，一些亲戚看我们母女可怜，也就含含糊糊地拖着。

而更多的人则反目成仇，扬言要将我们全家送进监狱。

追债的人五花八门，经常半夜将门拍得哗哗响，那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会噩梦连连，时不时大叫着从梦魇里惊醒。

为了填补这个巨大的窟窿，外公外婆掏出了自己的养老本，我妈卖掉了原先的房子，小姨姥姥把现在这个小房子免费借给我们住，勉强熬过了最辛苦的那三年。

而我，也失去了进入央美的机会。

因为文化课较差，我只考进了一个三流大学，勉强念完了本科，这之后就是昏天暗地的打工，还钱，打工，还钱。

一直到去年，郑志和私下里联系我妈，我才知道他拿着我的版权费，和那些号称炒股亏了的巨额储蓄，一早在某个沿海城市扎下了根，甚至还

创办了连锁书画教育机构，靠着所谓画家的身份赚得盆满钵满。

长大后我才明白，这个世道向来如此。

卑鄙者富得流油。

高尚者贫贱如狗。

我在镜子前站了许久，面上冰冷的水渍都已阴干，口袋里的手机忽然震动起来。

我挂掉，对方很快再次打来。

再挂，再打。

再挂，再打。

失去耐心的我差点将对方拉黑，却莫名手滑点了接听。

「你好，是郑小姐吗？」

「是。」

听到对面陌生的声线，我莫名松了口气。

「你好，这里是 IBOX 科技，我是 CEO 韩邃，郑小姐最近有空吗？」

「你有什么事？」

面对我粗暴的敷衍，对方态度很温和：「郑小姐的画风与审美非常符合我们游戏原画师的要求，希望您可以给 IBOX 一个机会，我们找个合适的时间.....」

「我的电话，是喻凤池给你的？」

「怎么了？」

「知道了，我有空会联系你。」

挂了电话，我仔细地擦干净脸，回到卧室休息。

面前，逼仄的书桌上仍然摆着那一叠硕果仅存的手稿。

第五卷，完结章。

我将那泛黄的，肮脏的手稿竖在手中，轻轻地念出上面的谏语。

「当贫穷的阿宝丢弃了灵魂，他就收获了金钱、地位与荣耀。」

40、

月底到了，画廊把款打给了我，再加上微信里的货款，我凑足了数额，还掉了家里最后一笔欠款。

出门上班时，顿觉碧空如洗，浑身舒泰。

无债一身轻，不外如是。

刚到岗位上，就被人从身后拍了一记：「哟，瞧你这精神气，是不是被帅哥滋润啦？」

我回头看却是小张，连忙反驳。

「没有的事，别乱说。」

她见我面色丕变，没再说什么，而是笑盈盈揉了揉我一把，我这才发现她换上了一身簇新的衬衫短裙，瞧着格外喜气洋洋。

「怎么了，你今天有啥喜事？」

「秘密。」

她瞧我眨眨眼，扭着细腰回去了。

说也奇怪，往常一早老黄就会招呼我们开早课，此番却毫无动静，等到中午，邮箱里突然收到两封人事调令。

第一条，原信贷部经理胡 XX 平调至市场部管理岗，继续担任领导职位。

第二条，原信贷部管理岗由张 XX 接任，因业务能力突出，升任信贷部经理，负责管理并参与客户接洽贷款事宜。

第三条，信贷部员工丁 XX，因严重违纪予以辞退，并停发本月所有薪资福利，特此通报。

我对着这三条邮件直发愣：胡 XX，不就是老黄吗？

还有，老黄由信贷部去市场部怎么能叫平调？！

这明明是升职啊？

身后传来一阵响动，却是不远处的小丁在收拾东西，她神情惨淡，嘴唇发白，面上泪痕宛然。

见我直直地看着她，身旁的同事凑上来小声：「哎，你听说没？她妈妈有脑癌，还有个正在上高中的弟弟，总之家里条件很不好。」

「这个我不清楚。」

「啧啧，明明是两个人一起被拍到，老黄好好的，她却被开了，你说这世道.....」

闻言，我倏然反应过来：「拍到？」

「对啊，你前几天没加班不在，他俩趁公司没人躲在办公室里，正好被监控拍到，本来行政已经准备私下处理了，不知被谁捅到了行长那里.....」

我坐在原地，脊梁一阵阵发凉。

同样是被拍到，为什么老黄升职转岗，小丁就只能被迫辞职？

真就骂婊不骂嫖？

41、

这一天于我而言，可谓如坐针毡。

即便我把正在草拟的辞职信润色了无数遍，也仍然觉得度日如年。

快下班的时候，我拿着辞职信，敲响了老黄的办公室。

不对，现在是张总办公室了。

小张总就坐在里面，正对着电脑噼里啪啦，见我敲门进来，她眉毛都不抬，架势十足。

「坐。」

「我就不坐了，」我站在桌前，将那张辞职信拍到她面前：「不干了，走人了。」

她扫了那张薄纸一眼，眉头一蹙：「行啊你，傍上大树了，就瞧不上我们小庙啦？」

「也不是，我不适合这，还是更适合做一些不需要和人打交道的工作。」

闻言她扑哧一笑：「这年头，什么工作不用和人打交道？再说了，你明明做得不错，整个信贷部数综合指标第一，现在还有我罩着你，哪里难做了？」

我笑容发苦：「你这位置是怎么来的，大家心里都清楚。」

她忽然爆发出一阵怪笑，整个人几近前仰后合：「哟~监控不是你让徐总助装的？跟我这装什么白莲花呢？」

我张了张嘴，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她见我沉默不语，又轻蔑地补了一句：「还有，老黄扣了你一万块的绩效奖金，本来是要发给小丁的，也是我通知财务补发给你的，下个月就能到账了。」

「你不谢谢我，反而跟我在这摆脸色？」

我站在原地憋了半天，才憋出一句不痛不痒的辩解。

「我没打算搞走她。」

「她不走，老黄就得走，总得有个人背锅吧？」

她坐在高背椅上摇头：「郝清高啊郝清高，你是真清高，还是假清高啊？！」

「你再好好想想，总之，这辞职信我是不会批的。」

为何不放我走，理由倒也简单。

小张总刚上任就搞走了销冠，这事肯定会给她带来麻烦，领导和人事都很难交代。

但我实在无法待下去了。

「你不批，我就去市场部告诉老黄，事情是你捅上去的。」

「你——」

她瞪大眼睛，似乎被我气得不轻，盖住鼠标的手背因过于用力而青筋浮动，许久才喘出一口气来。

「滚滚滚，现在就滚。」

我把信推还给她，掉头就走，又被她从身后喊住。

「等哪一天，我开着保时捷从你面前经过的时候，你别后悔就行。」

这威胁，还真和金融系统调性一致。

42、

我前脚刚辞职，后脚就去了 IBOX 所在的科技办公大楼。

这里是科技产业集聚中心，道旁随处可见顶着鸡窝头，穿着邋遢格子衬衫的年轻人，但也别小看他们，在这里，打个喷嚏都能辐射一片创业总裁。

不过我上网百度过，IBOX 算在这里混到龙头位置的了，盈利呈指数级上升，且即将进入 B 轮融资。

只是不知，他们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

而我又能给他们带来什么。

坐在明亮宽敞的候客室里，我紧张地等待着与对方的会面。

不一会来人了，却是一个穿着 lo 的小姑娘，对方看着我，客气中带着点惊异：「郑小姐是吗？」

「对。」

「韩总请您直接去他的办公室。」

我跟着她，穿过一条纵长的走廊走到最深处，面前是一间宽阔而朴素的办公室，裸露的水泥地上只一桌一椅一书架，里面盘旋而上的楼梯栏杆，居然是随便找几个钢筋随意焊接的。

说实话，很难形容这里的风格，似乎是某种极简主义。

或者工业风？仓库风？叙利亚风？

我愿称之为家徒四壁风。

办公桌后，一个年轻男人正在打电话，神色焦虑，可能因为职位高了，他的条纹衬衫看起来质地要好很多。

虽然，程序员的 tag 还是很明显。

见我有些拘束地站在门口，他连忙上前和我握手，一边转头严厉道：
「我不是发过邮件了？你们还让郑小姐久等？」

小姑娘吓得一哆嗦：「不是的韩总。」

「前台问的时候，她，她说她姓郝。」

我连忙接过话头：「不关她的事，的确是我自己没说清楚。」

韩邃没再说什么，用眼神示意我进来说话。

和喻凤池的儒雅亲和不同，他面容英俊，气质周正得近乎严厉，下巴正中带一点微陷，这在审美上被称作「美人沟」的稀有特征，为他增加了另一重魅力。

当他开口的时候，凝练与犀利同时展现，十分具有说服力。

「住房问题需要解决吗？」

「什么？」

「另外，公司也可以给你配车。」

不等我反应过来，他随即抛出一系列如同菩萨救世的优厚条件。

「我们的底薪与提成高于行业标准，干满一年，我会配给你 0.8~1.5% 的企业股份，干满五年，配给 1.5%~3%。」

「每周工作时长不超过 50 个小时，加班三倍工资。」

「入职即交社保，转正交五险一金，对郑小姐这样的特殊人才，公司会额外给你投一份商业保险。」

似乎笃定我不会拒绝，他将一条条令人心动的条件罗列出来，却闭口不谈对我的要求。

「我不确定自己一定能胜任原画师的职位.....」

他突兀一笑：「自信点，你可是大名鼎鼎的 Z.H！」

我狐疑地看向他：「但那套漫画的署名是郑志和。」

「在漫友圈里，这不是什么秘密。」

对我的质疑，对方不以为意：「那种突破了窠臼的，失真与失调之间的微妙平衡，不是郑志和那种油腻的中年人能够驾驭的。」

「你的画十年前就已经非常特别，放现在也依然出色。」

我正被他夸得红晕上脸，他忽然话锋一转。

「就是剧情烂了点。」

43、

不等我反应过来，他随即打开手机，调出朋友圈：「另外，我在喻凤池的工作室看到了你的画，当时就很想买下来。」

听他提到喻医生，我顿时浑身一怵。

「不过我出五万，他不肯卖。」

「然后呢，他给了你我的联系方式？」

「并不，他不同意我打扰你，说一切决定权在于你。」

「其实联系方式倒不难找，几个大出版商哪都有，我之前也给你打过电话，只是都被拒接了。」

我这才想起那个被拉黑的陌生号码，一时有些脸热。

韩邃开出的条件的确吸引人，暂时找不到方向，我决定先干一段时间试试：「对了，你刚才说的福利……」

「公司配什么样的车？」

「你想要什么样的车？」

我目光扫过桌面，对方手边正有一副锃新的车钥匙，那车标十分眼熟。

「这车挺好。」

他脸色顿时一青。

「这是我刚买的 718。」

此刻，他看着我，我看着他，两人都不肯低头。

良久，对方咬了咬牙，将车钥匙往我面前一滑。

「拿走拿走！」

「车子停在？」

「地下停车场 D 区 88! 」

「好的老板。」

不得不说，整挺好。

44、

回家后，躺在床上刷手机的我，发现新老板韩邃在朋友圈分享了一个微博状态。

「恭喜漫画家 Z.H.加入 IBOX! 」

配图是一双搁在原木书桌上的小手，因为有长期啃指甲的习惯，手指又短又拙，指甲有点秃得离奇。

这特马不是我的手吗? !

他什么时候偷拍的我? !

点进原微博，下面的回复早已串起一条长龙。

优友科技楼赫：厉害了!

天蓝蓝蓝：厉害了!

律师沈孝：贺事业长虹!

不得不说，优秀的人果然都是一个圈子里的。

又点了次刷新，下面忽然出现一个熟悉 ID。

喻凤池心理咨询：这么说，她答应了？

我手指顿了顿，瞬间点了退出，没过一会儿就像猫爪挠心般难受，没忍住又点了进去。

果然，韩邃已经火速回复了他。

IBOX 韩邃：你女朋友性格太可怕了，有这么问老板讨要的嘛？

喻凤池心理咨询：不会啊，她性格很好的[微笑]

IBOX 韩邃：她开走了我刚买的保时捷 718，贷款还没还完呢[心碎][心碎]

喻凤池心理咨询：.....

刷完微博，我刚要把手机丢开，一个电话就打来了，接得我猝不及防。

对面那嗓音温柔而低沉，我这两个月听了无数次，耳朵都熟悉得起了老茧。

「我在你家楼下。」

「好好。」

45、

我自然不会下去见他。

在发生了那件事以后，我不明白他还有什么可说，而我又要用什么态度来面对。

而对方不管我怎么想，自顾自开始陈述。

「好好，你有没有听说过《希波克拉底誓言》？」

「没有。」

「那，可以听我念一段吗？」

将我的无动于衷视为默认，他缓缓开口了，音色如唱诗般优雅宁谧。

「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我等唯一目的，为病人谋幸福，不做恶劣行为，尤不做引诱之事。」

「凡我所见所闻，无论有无业务关系，我认为应守秘密者，我愿保守秘密。」

「这是每一个医学从业者都铭记的誓言，而我始终恪守没有违背过，哪怕一时一刻。」

声筒中传来一道绵长的叹息声，带着苦意：「不告诉你我的身份，是出于对你母亲的承诺，考虑到你一直以来对就医的排斥，我选择了以那样的身份接近你。」

长久的沉默后，我听到自己僵冷的回复。

「那社会心理研究的议题呢？」

似乎在斟酌用语，他犹豫了一瞬：「其实，并没有那个议题。」

「这只是我姑妈的建议，考虑到实际情况，给你提供免费治疗的托词。」

我笑了：「什么实际情况？」

不就是穷吗？

他没有接茬，而是转移了话题：「其实，我是个很沉闷，很无趣的人，也不太会和女孩子聊天。如果不是你做销售，我可能根本找不到接近你的途径。」

我认为，这绝对是自谦之词。

这之后，他再次向我致歉，带着淡淡的悲哀。

「当然我不否认，在这桩事件里，我的确有违背了誓言的地方，也因此不能再把你当作我的病人。」

「很抱歉，我爱上了你。」

「爱上了你心中那片海。」

「这正是我对你犯下的，不可饶恕之罪。」

46、

把道歉说得像情话一样动人，这正是喻凤池的可怕之处。

许是恃宠生娇，我慢慢开口：「我不会原谅你的。」

「不敢祈求你的原谅，只希望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说实话，我怀疑他练过，不然说话能这么滴水不漏？

我自然是喜欢喻凤池的，即便说不上爱，也的确有一份感激与欣赏并存的好感。

在分清这是恩还是爱之前，我不想过多消耗，只能委婉拒绝：「你也知道我的，因为长期的这种情况，我的身体状态，精神状态都不太乐观，我的确需要你，你却不一定需要我。」

「所以，这对你不公平。」

「好好.....」对方低沉的呓语近乎呢喃，有着近乎魔魅的吸引力：「我怎么会不需要你呢？」

「到我身边来吧，我知道你也渴望我，就像我心里渴望你一样.....」

「对不起。」

我闭了闭眼睛，将胸臆中泛滥的冲动狠狠压制下去。

「请给我一点时间。」

47、

继被赶走没过多久，郑志和再次上门，说要接我们去看房子，这次我没拿乔，而是坐上他的大 G，接上我妈一起去逛楼盘。

房子是不错，三开间朝南，还是双学区，他是很满意的，转身征询我妈的意见。

我妈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只用一双眼睛看着我。

郑志和看懂了，他屈尊降贵低头问我：「阿宝，你觉得这房子怎么样？」

「挺好。」

他见我态度和蔼，顿时十分高兴：「那我们就买这套？这种精装修地吹都不用吹，咱们可以直接拎包入住。」

「你们住吧，我不住。」

我妈见我无动于衷，也跟着表态：「好好，你住哪，妈就住哪。」

郑志和有些沉不住气：「这是又怎么啦？」

「我不住别人的房子。」

「想让我住过去，到也不难。」我淡淡一笑：「那套房只写我一个人的名字。」

「这怎么可能？」对方惊愕地看我，好像第一次认识我一样：「你一个女孩子，要房子做什么？」

「我不想住着住着，又被人赶出去，仅此而已。」

「你怎么能这么想爸爸？」

瞧他急得七情上脸，我当场失笑：「得了，甭说废话了。」

「不写我名字也行，你十年前卷走的储蓄款，欠条都收回来了，不算零头一共两百八十四万，把这笔钱利滚利还我，这事就算过去了。」

「我还是你女，你还是我爸，否则免谈。」

空气顿时陷入一阵僵着。

见我妈低头不说话，郑志和揉她一把：「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女儿？」

我上前一步挡住他：「养不教，父之过。没办法，我没爸爸。」

郑志和这些年算混得不错，恐怕还没被人这么指着鼻子骂过，此番也有些沉不住气：「阿宝，你以前是多有灵气一孩子，现在怎么成这样了？」

我笑着给他补充话里的未尽之意：「向钱看齐，铜臭满满，这都是长辈的遗传。」

他被我一句话噎回去，脸色青白交加。

「你好好想想吧，是把房子给我，一家人住一起，还是自己『无儿无女』一个人过。」

我特地强调了那四个字，而他话到嘴边又吞回去的颓丧，很快又转变为眼眶发红的愧悔。

不愧是商人，翻脸如翻书一样。

「阿宝，我知道你心里有怨言，爸爸当年也是不得已。」

「所以，我在给你机会啊。」

我剔着指甲，口吻漠然：「没人逼你，你可以仔细考虑清楚。」

「另外，我不需要道歉，只需要赔偿。」

48、

三天后，许是权衡了利弊，郑志和还是低头了。

但他只愿意付首付，提出贷款部分一人一半，我也同意了，当天就开着从老板那里讹来的保时捷，直接前往我之前的银行办房屋贷款。

且指定小张为业务受理人。

见小张笑脸盈盈地过来，我故意把保时捷钥匙放在桌面上，将资料翻得哗哗响。

果然，她的眼神好像黏在了钥匙上面，神情也变得不太自然。

资料签署到一半，我忽然搁了笔：「不好意思，我身份证忘带了，要不你陪我回家拿一下？」

小张鄙夷：「你都这么大人了，还要人陪啊？」

「怎么了，不行吗？」

我故意把钥匙圈挂在手指上转，笑得不怀好意：「这可是将近五百万的大宗抵押贷款，你不想办我就找别人咯？」

她闻言白了我一眼，只得随着我下去了。

一路上，我在前面开车，她拘谨地坐在后面，两只手一会放在座椅上，一会放在膝盖上，简直无处安放。

「说真的，我后悔了。」

「什么？」

「后悔啊，后悔买这个车。」我摇着头口吻惋惜：「看你们一个个把它吹上了天，也没什么特别的嘛。」

「新车，味儿还挺大是不？」

「做工也就马马虎虎，你看中控台这塑料感……」

小张在后面赔笑，我每说一句，她就笑一次，到最后，那笑脸简直和快哭出来一样。

顺利办完手续以后，我出了银行，第一件事就是把车还给了韩邃。

年轻人要警惕，千万不要被小布尔乔亚主义迷失心志啊。

59、

保时捷这事，也在家里引起了一场风波。

没过多久，郑志和就发现家里那辆簇新的豪车不见了。

「哎，你车呢？」

「借的我老板的，早还了。」

见他脸色难看，我懂了。

老郑本以为我是个摇钱树，现在才知道水分很大，很有些悔不当初。

「对了爸，你房子给我了，不如把车子也给我吧？」

「你找个时间，我们去办过户。」

我妈适时旁敲侧击：「还有啊老郑，女儿也到了要结婚的年龄了，你打算给她置什么嫁妆？」

对方目瞪口呆：「还要置嫁妆？」

我妈大着嗓门：「是啊，咱们以前那老同学，混得好的都陪房陪车，还都是全款，难不成你混得还不如他们？！」

郑志和闻言语塞。

瞧他那涨得发紫的脸色，感觉离中风不远了。

50、

我在 IBOX 上了几天班，总体还算适应，也没有像在金融系统一样被压榨到身心俱疲，因此网购了手绘板，打算下了班画点东西。

刚拿出美工刀准备拆包裹，就发现半个刀片已经锈在里面，拔都拔不出来，当下一咬牙，一用力——

坏菜了。

我妈听我惨叫连连，连忙推门而入。

「你咋了？」

「手腕……」

距离三个月前，这已经是我第二次划伤手腕了。

于是，我再一次捂着血流不止的手腕，跟我妈一路小跑去了家附近的市直医院。

了解到凶器带锈，伤口又深，急诊医生强烈要求我打破伤风针，并且留院观察 48 小时。

见我妈哭得粥一样，我只好同意。

入住当晚，听说来了个「割腕轻生」的女孩，附近不少家属在我病房门口好奇地探头探脑，连云院长都被惊动了，特地从行政楼赶来住院部看我。

「哎，你这是怎么了？和风池闹矛盾了？」

「不是，是拆包裹不小心.....」

她闻言，不太信任地打量我两眼，还特地找理由把我妈支走了。

「好好，你爸妈复合了，你是不是一时接受不了？」

被她亲和的口吻打动，我耐心解释：「不至于的阿姨，我也这么大了，不会像以前那么冲动了。」

「那就好。」

她观察着我表情，随手插了包牛奶递给我。

「来，喝点奶，补充营养。」

我依言接在手里，刚喝没两口，就听她状似无意地问我：「和风池谈得怎么样了？」

「下半年能订婚伐？」

「噗！」

见我喷得被褥上到处都是，她连忙拿了纸巾来擦，一面抱怨：「你这孩子，和你说点心里话，怎么吓成这样？」

「不是，阿姨，这能叫谈恋爱吗？」

「怎么不叫谈恋爱？我们家可不兴玩弄感情的，你俩谈差不多就早点结婚生孩子，趁着长辈年轻，还能帮你们带孩子。」

不是，这怎么就一下跳到生孩子了？

见我捏着奶盒不说话，云院长又补了句：「十几年了，我们凤池天天想你念你，你也可怜可怜他。」

我敏感地注意到那三个字。

「十几年？」

「你当然不记得了，当时你爸——」她忽然轻咳一声：「当时你的漫画刚刚有点名气，我见凤池也爱看，就打算给他上上课。」

「上上课是什么意思？」

云院长叹了口气：「凤池五岁就能弹肖邦了，他小时候，身边的人都叫他小莫扎特呢。」

在对方娓娓的倾诉里，少年时代的喻凤池渐渐清晰起来。

「当时他学业一塌糊涂，却一心一意想去俄罗斯的音乐学院进学，他爸妈想尽了办法都没法阻止他，这才找到了我。」

「那之后，我把他带去你家，让他直接看到你本人，直面自己的真实水平，效果的确明显，许是受到了打击，这之后就老老实实读书，再也不提音乐学院的事了。」

我瞠目结舌：「这，这是不是有点……」

「把梦想扼杀在摇篮，很残忍是吗？」

云院长摇头直笑：「是他自己放弃的，哪里残忍？如果他一直坚持信念，我会帮他说服父母，可是他退缩了，选择了一条更稳妥的发展路线，不是吗？」

「和同龄的孩子比优秀，他从未输过，只除了你。」

见我低头不语，她娓娓道：「也许你的梦想，在潜意识里也成了他的梦想吧。」

「所以在知道你多次企图自杀后，他无法接受，甚至毛遂自荐要成为你的心理医生。」

云院长叹了口气，眼神淡淡却温暖：「我能理解他的心情，因为我也是一样，对你的困境感到遗憾与惋惜，也希望你能重新拿起笔，尽情释放天赋。」

「好好，你要相信自己，继续画下去！」

回应对方鼓励的，是我无奈的苦笑：「可我那套书的版权归属，到现在还在我爸那里。」

云院长神情一变：「他到现在都没发声明？」

「没有，他不打算把版权还给我。」我淡淡道：「这部漫画改编的动画还在几个视频平台播放，持续产生的利润是非常可观的。」

如果找不到一口气扳倒他的契机，这些钱一分钱也到不了我这。

毕竟是我家家事，云院长再怎么同情也没用，我们相对叹惋一会，她忽然看向手机，唇角浮起一丝狡黠的得意。

「对了，你受伤的事凤池也知道了，他说马上来，这会应该快到了。」

51、

云院长前脚一走，我后脚就逃出了病房。

因为手腕上的巨大纱布十分显眼，躲到哪里都被人盯着看，只好跑到绿化带附近藏着。

此刻，外面正淅沥沥地下着小雨，我正站在一处浓密的树荫下躲雨，面前忽然接连驶过一辆又一辆汽车，纷纷冲我狠狠按着喇叭。

绝了，这里竟然是停车场入口。

被喇叭声逼得左支右绌的我，忽然捕捉到一声天籁。

「好好？」

52、

我强装镇定被喻凤池拉上了车，车子跟随着车流，缓缓泊入停车位。

他一手熄了火，转过来意味深长地睇我。

「你特地来接我，我很感动，但这样很危险哦。」

「啊，不，那个……」

「别说话，吻我。」

「……」

此刻天色已晚，他扬着唇角停在我面前，俊目微闭，半张侧颜隐在昏暗中，眉山眸水，如一幅优美的剪影画般朦胧而深刻。

叫人不忍拒绝。

我只好靠过去，在那鬓旁轻轻碰了一下。

对方触电一样退开，用眼神不满地横我：「我说，你还能再敷衍点吗？」

他说话的时候，唇角两边的深涡浅浅浮现，那股熟悉的清甜感再次来袭。

我盯着那对忽闪的深涡，忍不住舔舔嘴唇。

「抱歉，我以为你明白了我的态度。」

他一愣，眸中的温度渐渐冷了下来：「我明白，却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又能怎么样呢？」

「那一天，你向我解释动机的那一天，我是遗憾的。」我双眼平平地直视着玻璃窗外的灯火，心脏如被攥紧般闷痛，声音却如吞炭般沙哑。

「任何时候，爱必须有所附丽，一个人必须有被利用的价值，才能获得持续的认可。」

他眸中，震惊一闪而过。

而我视若无睹地继续我的陈述：「所以爱不爱不重要，是不是被需要才重要，那一天，我甚至希望你所说的那个议题是真的，起码接近我对你来说有意义，不是吗？」

对方嘴唇张了张，几乎失语。

这之后，他靠在后座上胸膛急促起伏，似乎被气得不轻：「意义？我为什么需要你提供意义？」

「难道我不能单纯地喜欢，欣赏一个姑娘，一定要对方富可敌国，学富五车才是真心？」

「那到底是恋爱，还是交易？」

对他逐渐失控的疾言厉色，我习以为常地吐出三个字。

「对不起。」

喻凤池以手加额，枕在方向盘上冷静，半晌才吐出一句：「不怪你，你只是受过伤。」

「我下去透透气。」

这之后他推门下去，站在不远处的路灯下点燃了一根烟，却并没有抽，而是夹在指尖恍恍出神，任凭淅沥沥的酥雨打湿了他的白衬衫，沁润了他漆黑的额发。

驾驶室里，我近乎贪婪地饱看那张如烟似雾，俊美清隽的脸。

他很好，是我不配。

并不是所有的女孩，都是由糖果、香料，和甜美的蜂蜜组成。

也有可能是诡计、阴谋论、与泛着恶臭的毒汁。

我并不是不能和他正常恋爱，结婚，甚至咬牙往上爬，直到攒满身家与名誉，能与喻家高傲的门庭相匹配。

只是我追求的平等，必须从此刻开始。

53、

在他的烟管抽到底之前，我下了车，捂着手腕站到他身后。

「我要回去了。」

对方一顿，将剩下的烟头按熄，神色重新平静下来。

「我送你。」

「不用。」

他疾步走到我面前，迅速捧住了我的脸，不待我惊呼，一个不容拒绝的吻便压了下来。

终于，他放开了我，线条分明的双唇就在毫厘处开合：「现在呢，还要一个人吗？」

「我.....」

眼见对方又要低头，我连忙大叫：「我和你，和你！」

他终于放开了我，又拉起了我另一只没受伤的手。

「乖。」

54、

回到病房，我妈见我手上牵着个男人，表情十分诧异。

再看到那男人是喻医生，诧异的表情直接转变成惊悚。

「我去给你们洗水果。」

说完就遁了。

喻凤池将我扶到病床上躺下，一只手还拉着我不放，而我的手在他宽大的手掌里，显得尤其短小。

「怎么又伤到了这里？」

说着，他提起我手腕，查看上面的纱布：「医生没有说什么时候能好？」

「总会好的，只是疤痕消不了。」

仿佛听出了我话中的深意，他抬头凝了我一眼，口吻玩味：「有的人啊，因为受过伤就不相信所有人了。」

我试图辩驳：「才没有，我只是发现了这个世界的一些规则而已。」

「哦，什么规则？」

「比如一个人，哪怕他人品再恶劣，只要他能持续提供价值，那么他犯的过错就不值一提，不是吗？」

他一手撑着下巴，清隽的眼看着我，隐含笑意：「听你这么说，你已经原谅那个人了？」

我自然否认：「还没有。」

但是快了。

毕竟我收了对方的房车，姿态再也高不起来。

「说实话，你总结的这个规则不是特别适用。」他捏住我的手指把玩，似乎有些漫不经心。

「比如，你解释不了为何这么多年，你为什么没有找媒体曝光那个人，或者去原单位举报他非法吸储，不是吗？」

我无话可说，只能沉默。

「就像我没有任何利益驱使，也照样追逐着你，没什么道理。」

仿佛将我一眼看透，他将我的手背靠近唇边，神色淡然：「钱不是万能的，好好，不要小看了人心，也不要轻易蔑视这世上的感情。」

「以心换心，永远是最大的公平。」

不知为什么，我以为自己的心已经坚如寒冰，但在他说公平的时候，我还是流泪了。温热的液体奔涌出眼眶，对方的轮廓瞬间变得模糊，而熠熠的神采却在这温柔的模糊里愈加鲜明。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一个从来没亲眼看过海的女孩，为什么会画一幅海送给我。」

「后来才明白，她在邀请我，参与到她的梦想里去.....」

朦胧的视野里，他轻柔地擦拭着我湿润的眼，仿佛在爱怜一樽精美却易碎的瓷器。

「而这对我而言，又是一件多么浪漫，多么幸运的事。」

两天后，我出院回家了。

我妈发现了我和喻医生正在交往的事实，第一态度就是反对，按她原话说，云院长给予了我家那么多帮助，我们不能恩将仇报，再去霍霍人家大侄子。

她说得很对，只是刚搬进大房子不久，家里又出了事，让她根本无暇分心管我，每天光顾着和我爸吵架了。

对此，我深表同情。

从他们紧闭的门缝漏出的只言片语里，我得知了一个确凿的消息。

那女人，找上门来了。

从保安处监控可以看到，这些天的确有个矮小女人，戴着口罩在我家附近转悠，举止行动都很不正常。

我爸吓得不敢回家，最近吃住都在酒店。

于是，我翻出了我妈给我保管的那张薄纸，直接戴着墨镜口罩出了门。

一直蹲到傍晚，总算见到那裹着丝巾的熟悉身影，比起十年前那光彩照人的样子，她神情憔悴，肩脊微躬，已然老得让人认不出了。

我在她背后喊了一声：「你是不是找郑志和？」

对方闻言转身，神色激动：「对！你认得他？」

「我是他女儿。」

见我神色犀利，女人目光躲闪：「我主要找你爸谈事，你们小辈就别掺和了。」

「他躲起来了，你找不到的。」我双手环抱，口吻淡漠：「再说了，就算找到又能怎么样？你又斗不过他。」

「可我有证据！」

「你确定？」

我慢慢笑道：「要是你一锤头不能把他锤死，很有可能会被反向操作成诬告，这可是要坐牢的，阿姨。」

对方一听就急了：「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他和画廊的几个小前台不清不白，这事儿老员工都知道！」

「这不够，太不够了。」

我摇摇头：「阿姨，道德层面的污点，不足以毁掉一个人。」

闻言，她那躲在口罩下萎黄的脸忽然一亮：「你提醒我了，他曾经仿制假画，还炒作艺术品帮人洗钱！当时他也没防着我，现场的录音和视频我都有！」

对方激动得手舞足蹈，我注意到她似乎有些畏寒，明明刚进九月的天，已经穿上了长袖长裤，不禁有些纳闷：「你到底遭遇了什么？在我印象里，他真正对不起的人，应该不是你吧？」

当年要不是这女人极力鼓动，郑志和也不会抛下我们母女，数次在违法犯罪的边缘疯狂试探，如今瞧她脸唇苍白，弱不禁风，忽然从施害者摇身一变为受害者，我还有点不适应。

「我能问问，你为啥这么恨他吗？」

女人闻言，眼泪一瞬间就下来了。

「他，他是个魔鬼，疯子！他光骗我说生了儿子就结婚，前前后后强迫我堕了三次，现在我一身的病，他又不要我了！」

「生儿子？」我嗤笑一声：「他是不可能有个儿子的。」

见对方眼泪鼻涕糊了满脸，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皱巴巴的薄纸，大方地递给她：「拿着吧，记得找个懂的人帮你操作，能借助媒体炒一炒就更好了！」

女人拿着那张纸，不敢相信地瞪大眼睛，：「怪不得，怪不得我第一个孩子，在肚子里就停了……」

我站在原地，等那一阵突如其来的悲哀过去，对方已经恢复了平静。

「你为什么要帮我？」

我双手抱怀，神色淡漠：「这种晦气的男人谁沾谁倒霉，我只不过是出于同情，接不接受是你的事。」

她恍惚了片刻，终于还是拿着纸摇摇晃晃地离开了。

回到家，我第一件事就是给韩邃打了个电话。

「老板，如果能借郑志和的丑闻给 IBOX 造势，我能有什么好处？」

对面默了半晌。

「只要我们新游戏的注册用户数突破五百万，我可以直接把你提为合伙人，股份保底 5% 以上。」

「好的老板。」

挂掉了对方的电话以后，我回到书桌前继续第五卷漫画的创作，只剩下最后几个画面的渲染，完结章即将进入收尾阶段。

我在数位板上灵活地点绘着人物线条，将瘦小柔弱的主角投在地面的阴影无限放大，并在图像下填充最后的剧情。

「阿宝终于找到了恶龙的巢穴，却赫然发现里面空空荡荡，高大的穹隆下只有层层叠叠，阴森空荡的回声。」

「原来，恶龙就是他自己。」

56、

在事件全面爆发之前，我拿出仅剩的善良，特地给郑志和打了个电话。

他听说那女人要曝他的黑料，的确有几分紧张，我委婉提出让他发表版权归属声明，把阿宝的 IP 还给我，却被他几句话轻描淡写地带过去。

「好好啊，你是女孩你不懂，我作为家里的男人，对家庭是有绝对责任的.....」

「哦。」

我笑笑，直接挂了电话。

事态是逐渐发酵的。

一开始，只是有人莫名其妙给家里打骚扰电话，这之后就是记者拜访，几个叫不出名字的电视节目组上门，声称要采访艺术鉴赏家兼画家郑志和先生。

几天后事态快速升级，每天都有人上门拍打恐吓，某天我妈买菜回来，甚至发现锁眼里被人灌满了蜡油，门上被人用油漆喷了两个触目惊心的血字。

「渣男。」

我火速登陆了微博，这才发现「郑志和造假」「郑志和渣男」这两个搜索 tag 高居榜首，后面还挂着两个火红的小火把。

这么厉害？

点进 tag，置顶的是一条视频，那女人戴着口罩，正对着镜头声泪俱下地陈情。比我想象中锤得更狠的是，她不仅提供了郑某在和她同居期间多次劈腿的证据，还提供了自己的引产记录，并郑某自己罹患畸形不育症的诊断单。

视频上的诊断方案，字体清晰放大，几乎不用仔细辨认便一览无余。

「患者 Y 染色体近端缺失，涉及 AZFa 和 afb，表现以唯支持细胞为主的严重生精功能障碍。临床上表现为少、弱精症或无精症从而引发不育。」

一行行白底黑字触目惊心，将郑某最后一层遮羞布毫不留情地撕碎扯烂。

当然了，按照我的指引，她的检举没有停留在道德这一步，而是在视频结束后又爆出更大的瓜，声称关于郑某造假涉假有实锤证据，已经提交当地警方处理。

我把微博名字修改成 Z.H., 并在转发对方微博时上传了一篇图文并茂的小作文, 正忙得不亦乐乎, 手机忽然响了。

是我妈的电话。

「好好, 你爸被警察抓走了! 」

「什么时候? 」

「就在刚才, 就在我眼前, 你说吓不吓人?! 」

和我想象的不同, 她的声音并没有惊慌失措, 反而有一种如释重负, 苦涩回甘的侥幸。

「幸好没和他复婚! 」

她狠狠骂了郑某几句, 又沾沾自喜道: 「对了, 他还用我的身份证办了几张银行卡, 往里面存了不少钱呢, 你等着, 明天妈都拿给你! 」

「他留下的房子车子, 除了被罚掉的, 都是我们好好的嫁妆了! 」

谢了, 亲妈。

57、

发完小作文, 我直接扔下手机去睡觉了。

十几年过去了, 我从未睡过如此酣畅淋漓, 没心没肺的好觉, 甚至颇有些沉浸其中, 不愿醒来。

一夜无梦, 叫醒我的, 是手机接二连三的消息提示音。

点开第一条，来自老板韩邃。

「看看微博，你火了。」

第二条，来自喻凤池。

「今天周末，来我家吃饭吗？」

我连忙打开微博查看自己主页，却惊诧地发现，一夜过去粉丝已经暴增至六千多人，同一篇状态三千多转发，两千多评论。

这就是所谓的流量时代？

关掉早已 99+ 的私信，我和喻凤池、韩邃、卞蓝等人完成了互关，刚点进喻的个人主页，就发现他也转发了我的小作文《Z.H.：关于我被父亲偷走的那十年》

有点羞耻。

不仅如此，他还评论了我的状态。

喻凤池心理咨询：给心爱的 Z.H. 大大充了一万块粉条，今晚请冲上热搜！

[付款截图][付款截图][一叠毛爷爷][一叠毛爷爷][付款截图][付款截图]

原来让我一夜登顶的流量是这么来的。

再点开评论区，下面是几个熟悉的 ID。

IBOX 韩邃：你 TM 真是个脑残粉，绝了。

IBOX 韩邃：算了，我也充五千吧，好歹是我员工。

天蓝蓝蓝：友情赞助一千元。

优友科技楼赫：钱都在老婆那了，五百不用谢。

58、

回到自己的个人页面，互动还在迅速攀升。

我点开自己小作文的评论区，前几条置顶的热评看着十分暖心。

「大大，你要知道，能走到这一天，你没有对不起任何人，全靠的是你自己！」

「对父权 *say no*！这是伟大的，了不起的，是不屈意志的体现！」

「祝福勇敢的阿宝，自由的阿宝！」

当然了，一水的正面评价里，也夹着几条阴阳怪气的嘲讽。

「这算卖父求荣吗？」

「踩着亲爸的头盖骨往上爬，你又是什么好人？」

「亲爸刚进去，女儿就小作文蹭流量，真的大丈夫？」

我失笑，直接转发了那条评论。

【Z.H.：《阿宝屠龙记》本来就是我的心血，这流量不能叫蹭，应该叫禅让，朋友。】

刚发出去一分钟，下面的评论瞬间 99+。

「哈哈绝了禅让！」

「哈哈小姐姐也太飒了吧！」

「从这条评论对你路转粉！」

不过我很快发现，我蹭到的这点流量还真只是瓜皮。

继我发布小作文小爆之后，几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性再次拿出音视频证据，实锤郑某玩弄感情，强迫自己堕胎的事实。

很显然，这十几年他霍霍的不止我们母女。

热榜，再次爆发了。

59、

可能被捶到地心了，这回没人再喷我蹭热度了。

我正刷得高兴，微信忽然进来一条语音。

「吃饭了没？」

是喻凤池。

我一看时间，已经快 11 点了，连忙爬起来穿衣洗漱，对面等了一会不见回应，又发来一条。

「我姑妈想你了。」

说完，他还轻笑了几声，喉音低沉带沙，如一根绒绒鹅毛，挠的人心里酥酥麻麻蔓延着痒意。

又来了。

所以到底是他姑妈想我——

还是他想我？

我轻咳一声：「这么关心我？」

见我回复了，对方很快发来几条短讯。

「对呀。」

「今天不关心人类。」

「今天只关心你。」

呵呵，这又是从哪条网抑云上抄来的？

我拿捏着声音发过去一条语音：「好呀，那你发个地址，我马上过去。」

喻凤池发过来一个西餐馆的定位，环境，餐品都很不错，在音乐中享受了一顿饱餐后，我坚持买单，他也没强求。

刚付完款，老板给我来了电话。

「我发布了你几个你参与的项目，你可以趁着热度推广，最近瓜多得很，你爸的很快就不够看了。」

见我没反应，他又再接再厉推了我一把。

「对了，知会你一声，公司的 B 轮融资已经结束了，盈利稳定，每年的分红都会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

「不出意外，你很快又可以买房了。」

话里话外的意思，是要我赶紧兑现承诺。

于是我站在路边的穿堂风里，点进了他@我的那些游戏资讯，置顶头条就是一条悬疑解谜类游戏，文案写得相当浮夸。

「阔别十年归来的超现实主义画手 Z.H.携手 IBOX，联合打造沉浸式互动解谜游戏【ZERO】！全 3D 沉浸式视角，梦魇与现实交织，动人心魄的冒险之旅。」

我随手点了转发，手机一关扔回了包里。

喻凤池刚说要送我，就见我走向了不远处的大 G，顿时神色一僵。

「之前那辆是韩邃的，现在这车又是谁的？」

意识到语气不对又连忙补救：「要是实在没车用，你就开我的，好歹也是辆路虎。」

说到「路虎」两个字的时候，还特地加重了语气。

相对的，我的表现很直女：「不用啊，就这车挺好。」

见我不为所动，他也拉开副驾门坐了进来。

「那我送你回家。」

我：？？？

刚开了一段，他忽然问我：「好好，对咱俩小时候见的那一面，你还有印象吗？」

这是一道送命题。

我开着车，嘴上含糊其词：「呃，好像，嗯……」

他宽容地微笑：「你不记得也正常，当时你全程顾着画画，只和我说了句话。」

「什么话？」

「你也想要我的签名吗？」

说罢，不知是谁先发出一声喷笑，他随即笑得直不起腰来，而我满心尴尬，一边忍笑一边还要把住方向盘，差点把持不住追尾前面的特斯拉。

好不容易平静下来，他又感慨道：「当时我还以为你会进入美院，走上一条让我高山仰止的路。」

我笑笑：「所以，这是不是很像那个『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故事？」

他闻言反对：「这怎么会是『伤仲永』？」

「不破不立，在成长的过程里，你对一切有了更新的认知，从打碎的自我里重新建立了自信，相对那些过早被催熟然后身心受创的案例，你明明比之前更好了。」

我忍不住打趣：「真有那么好？」

「那当然。」

对方朝我投来温暖的一瞥：「在我心里，阿宝永远是勇敢的，她勇敢地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从未退缩，更重要的是——这样了不起的阿宝，把她心里浪漫的海赠予了我。」

见我默然不语，他对我发出诚挚的邀请。

「所以，要和我一起去看海吗？」

说不心动是不可能的。

正在等红灯的当口，他从手机里调出一张天蓝色的旅行社宣传海报，我快速瞟了一眼，顿时唇角抽搐。

「青海，也是海吗？」

骗我不知道，青海明明是国内最大的内陆湖。

对方尴尬地摸摸鼻子：「那个，最近有疫情，其他有海的地方都有点严重。」

「出国那就更严重了。」

我叹了口气：「这也许就是理想与现实的参差吧。」

见我神色怅惘，他小心翼翼：「那.....去吗？」

「去啊。」

我提醒他：「你做出行攻略，我来付钱。」

「嗯？这有什么讲究吗？」

「你我本无缘，全靠你花钱，现在也该轮到我了。」

「.....」

到绿灯了，我一脚油门，伴随着强烈的推背感，黑色汽车疾驰在没有尽头的道路上。

我已经准备好迎接前方的一切。

此时的远方，正四季分明，熠熠发亮。

- 完 -

本文由 [Circle 阅读模式](#) 渲染生成，版权归原文所有